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孝友類

文與也孝友 長洲文處士君點，字與也。負盛名，為文肅公震孟之孫。詩古文辭，書畫金石，咸不失高曾矩法。執親喪三年，止酒徹肉，晝夜居廬。服除，祀事惟謹，朔望肅衣冠，拜宗祠，遇祭日，雖風雨必返祭。仲父乘授命，家產破落，與也怡然，依墓田以居。兄然為適賦所累，乃轉貸親懿，為輸之官。

方釋官孝友

遂安方釋官，名成郊，東閣大學士書田之子，進士象瑛之父也。孝友性成，其事父能服勤盡養，父嘗曰：「是子先意承順，不愧古養志者。」已而父過變閩中，乃盡鬻田廬迎柩以歸。少弟釋稷偶隨之吳門，遭寒疾，舌苔厚幾寸許。釋官以帛裹指拭其口，四日始愈，指為之潰。

施愚山孝友

宣城施愚山侍講閩章，少失怙，事叔如父。及貴，叔稍不悅，猶冠服長跪。母馬夙失歡於大母，抑鬱而卒，乃請大母命，循例乞褒封，據地哀陳，始獲焚黃祔廟。其講學白鷺書院時，一日，講長幼有序，因自言少年孤露。終鮮兄弟，至於啜泣。座中有閱牆者，為之悔感。

林瑛佩孝友

侯官林瑛佩聰慧能詩，年四，父雲銘遭耿精忠事下獄。瑛佩匿其弟於深山中，藏利刃衣袖間以自防，日饘餽粥，餉父於獄。母以驚怖成疾，瑛佩剖股療之。身任家務，卒免父於難。

鄭誠齋孝友

秀水鄭誠齋虎文，乾隆中官贊善。少孤，竭力事母，母病，禱於神，請減算界母。事兄如父，迎寡姊歸老於家，撫諸姪諸甥五十年，親戚故人待以養葬者無虛歲，就食於其家者無虛日。囊篋每空，家人告之，鄭笑曰：「姑強支持，饑寒當共之，吾寧苦身，無以病吾心也。」性無苟取，歲時有餽遺者，非其人，雖親舊不受。

夏修德孝友

新建夏修德，字筠涓。性至孝，事祖母供養如禮，甘旨必親進。始勵志帖括，應鄉舉，不得志，遂絕意進取，理家政。而亟課諸弟，日夜督率激勵之，皆斐然有文行。弟修常、修忠相繼舉於鄉，修恕成進士，入翰林，乃欣然曰：「吾自是可以報先人於地下矣。」

李春江孝友

蘇伶李春江偉軀潤嗓，技藝冠群，性聰敏。嘗於市肆購殘缺《耕織圖》一帙，暇輒臨摹，久而有得，畫人物，無不入神。又嘗與諸畫家晨夕切磋，聲譽日增，歲得潤筆資倍於戲值，然終不棄伶賣畫，曰：「伶本業，畫餘技也。且班中腳色無多，缺一不辦，我去，奈眾人何？」弟某性頑劣，不事生計，母偏愛之。李得費悉數奉母，弟浪用不敢怨，弟有所忤，亦笑撫之，不與校，蓋恐傷母意也。咸豐時，粵寇難作，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。不知所終。

鄧裕明孝友

鄧裕明，常熟梅里鎮人。世業鬻錫，以父憲文毫而失業，裕明日備甘旨以供膳，更察其性之所嗜使盡歡。咸豐戊午，憲文病卒，醫藥喪葬無不具。母顧氏之澆溺滌污，亦躬任之。母病，夜不解衣，及痊，裕明始有笑容。

裕明友愛其弟裕福，遇其病，調護備至。念母老，自賣錫於市，無人侍奉也，乃措資於人，為裕福納婦。裕明旋亦自娶，然母之所需，仍躬任如初。

訓導楊澤清宣講至梅里，嘗造廬訪之。市有不孝子某，楊召之至裕明家，強裕明上坐，令某長跪受貢，某卒改行。

錢塘丁氏之孝友

錢塘有丁孝子二人，長曰申，字竹舟；次曰丙，字松生。既卜葬其父母於西溪而廬墓焉，乃築風木盒以避寒暑。咸豐丁巳，粵寇擾杭，盒燬於燹。光緒季年重建之，其附屬於盒者，有松夢寮、友梅軒、覺戲池、思顏亭、不如園、西園、慕陸移、朝陽臺諸勝。竹舟、松生孝而悌，每自相師友，以文行著於時，且綜理杭城善舉，逾三十年。晝治事，夕著書，恆就所居嘉惠堂而東西列坐，相與商榷，怡怡如也。申之子修甫，名立誠；丙之子甫，名立中，亦友愛群從，教以詩禮，使足自立，蓋亦善於養志者也。

殷懷鄉孝友

殷懷鄉，汪浦人。少孤，有母及諸弟，無恆產，傭力以養。耕作之暇，輒入山刈薪，至夜分始休，明旦入市，易甘脆奉母，日以為常。年三始娶婦，教之事姑，婦亦婉婉聽從。無何，歲大荒，無所得食，乃謂婦曰：「俱死無益，不如嫁汝，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，汝亦得生路，一舉而兩利也。」婦不可。殷曰：「非吾意也。非汝負我，且吾母得存活，即汝所以報我也。」婦乃從之，母及弟卒賴以全。後母死，負土成墳，諸弟成立，皆為婚娶。或勸續娶，泣曰：「吾婦歸我，無失德，且得母歡心。昔以貧故棄之，今復娶，是負吾賢婦也。」卒不娶，獨廬於墓側以終。

安子孝友

安子，佚其姓，伶也。嘗寓杭州吉羊巷，事母事兄，無間言。兄早娶，乃以童養媳完姻者，母待之甚薄，日夕自操作，稍不遂意，即以鞭扑從事。迨安子娶婦，婦之母家頗小康，時有餽遺，母心豔次婦之富，時承奉之，而待長婦則如奴僕。安子諗知之，婉諫其母，更慰兄嫂，且令妻務與嫂同作苦。妻笑而言曰：「我豈木偶之不靈耶？抑如悍婦之狂悖耶？但能使母勿爾，毋慮余不能操作也。」安子酒請母弗偏護，母頷之。

安子外出數月，歸見母，方持一盤上樓，視之，火腿粥一甌，白片嫩雞一盆也。至樓，安排碗箸畢，喚次婦命之食，旁坐以待。安子怒，重斥妻曰：「爾以吾母為奴僕耶？」母應聲而言曰：「我願送來，不干爾事。」安子忍氣下樓，視兄嫂，則於灶下共席而食，其肴僅白菜一碗而已。於是太息而言：「何勢利之一至於此也！」復上樓，母已撤饌俱啖，妻笑曰：「何如何如，此非吾之過也。」安子怒甚，揪妻髮而痛責之，旋欲跳樓出，兄止之，安子曰：「我不忍見。」遂去。

龐佑孝友

虎邱山塘有龐孝子者，名佑，字申甫。早喪母，侍父寢食，晨夕依依也，以是終身不再娶。父年六餘，病蠱，便溺閉癰，治莫效。一日，忽水道通暢，患頓釋，蓋實孝子吮之所致也。越八年，父卒，哭踊盡哀，經營窀穸，無失禮。既葬父，家事一秉兄命，不析產。弟卒，撫其孤，孤亡，又撫廢釋四人，教養成立。債兄逋以千計，戚屬中之不克葬者悉助之，推解周急，承父志，一如父在時。

金桂銀桂官婦之孝友

出蘇州閶門東北行五餘里，有巨浸曰鵝湖，湖濱有市集曰蕩口，地屬金匱。諸蕩縈繞，以水為鄉，中最大者為鵝鎮蕩，洪濤巨浪，不讓江湖。餘若清鎮、蔡灣、舒遂等蕩，星羅棋布，或三里一遇，或五里一遇，土人操舟為業者之五也。

光緒中葉，有銀桂官者，舟人之少子也，姓華氏，兄金桂官，兄長弟二齡，而誕生皆以八月，故命名如此。父早卒，兄弟各操一舟，母氏傳，傳食於二子。子婦熙熙，無稍拂逆，而二婦之相親相敬，相憐相惜，求之世家大族，雖手足不易得，況娣姒乎？

銀桂官婦姓裘氏，無錫人，生一子一女，皆能助父母，分微勞。姑年邁而健，婦釵荆髻椎，雅善牽挽，貌沉實，寡言笑，驟視

之，無異於常人。奉姑事夫，雖有禮，亦常人所能勉為，姑亦慈善。

金桂官婦沈氏，亦無錫人，貌娟秀，好塗澤。事姑以怡色柔聲。膝下僅一女，責之獨嚴，不稍假借，蓋事親事夫以情勝，待所生，則持義方之義。婦每視姑膳畢，坐姑側，隨口說故事，又曼聲唱山歌以娛姑，姑樂甚。

先是，沈以童養媳七歲至華家，姑兼母職，教養兼施。沈又活潑，時以乾餼啟鬻鄰舟，姑約束遂嚴，然姿首楚楚，善承色笑，固甚愛之。迨銀桂官娶裘氏，沈已先一年與兄完聚矣。齊民家庭之習慣，童養媳輒為人所蔑視，翁姑亦往往虐遇之；臨時迎娶者，雖赤貧，亦備六禮。今沈婦雖得堂上歡，然童而養焉，夙受教訓，裘後至，又馴謹無可瑕疵，姑遂假以詞色，不似遇沈之喜則撫循，怒則呵斥也。二婦初相見，即甚相得，裘固樂沈之和易，沈亦愛裘之巽順。兩舟各攬客載，不能日相守，間數日共泊一灣，親暱臻至。姑偶不適，即謝客不載，裘自任扶掖浣濯之勞，而使沈調羹奉藥。沈不自安，暇輒取溺器衰衣，乘裘不在側分其勞，裘見之必奪去，甚至苦相持，不知者幾疑為攘臂之爭也。裘之言曰：「嫂事姑久，識姑性，心細而靈，主飲食，和藥餌，關係至重，且荏弱不耐勞苦，一轉移間，各得自盡其心，又何嫌焉？」其誠懇如此。某年夏五，同泊甘露鎮，載客觀賽會。夫有旗叔某亦操舟，是日適泊於二舟間，左金而右銀也。叔母顧氏，愚婦也，媳周氏，亦童養，佻達狠戾，奴視尊嫜，夫不敢問，翁責之必反唇。沈、裘深鄙之，向不與親近，姑亦戒勿相答。

賽會之舉，肩摩轂擊，尤易生事。方諸舟之維繫也，已無隙地，一舟後來，欲泊無所，轉舵欲還，誤觸周船尾，碎磁碗二，兩不相讓，遂用武。而周與彼舟婦角力不已，同落水，周乃過銀桂官舟，丐裘為理髮。裘知其餘怒未息，不能卻，周怨其姑坐視，申申罵，且言童養婦非人所為。裘慰之，謂：「孀夙愛妹，今日之事，男女分曹而鬪，孀性良懦，噤不敢前，非袖手也。然彼婦雖凶惡，亦飽飲清流，且見額青紫而臂流血也，我氣為之稍平。」周默然，啣其諷刺，欲與爭，以裘負賢名，遠近咸皆重之，言語參商，知必不得直，乃佯笑應之，而陰謀徐起。念裘以孝尊嫜和妯娌得名，而妯娌之和，尤為難能而可貴，欲敗其名，必使其嫂惡之。

沈與裘相處漸久，莊言諧語，彼此無猜，乃一旦驟改常度，閱兩月，絕不聞沈有娓娓之談。平日喜嘲弄，有童心，夕陽倚棹，鷓首停針，輒與裘把袂牽衣，或互引小兒女啼笑以為樂。兩月以來，亦絕無此事，裘實不知開罪之由，惟矚姑之不注意，沈時時與周相往還，裘則大詫。未幾，而姑忽假事語裘曰：「汝嫂雖童養媳，我視如女，所以隨意喜怒，不存芥蒂者，正惟親之，固非輕之。媳無論童養與否，惟賢者可重耳。」裘大駭，徹始徹終，顛倒思索，意不能無疑於周。然自此與嫂言笑，一如平時，嫂本無城府，亦稍安之，但不能如前此之水乳也。會沈之女患時疫未愈，而沈亦受傳染幾殆，裘竭力調護，不離左右，迷惘時固未及知。病起，聞金桂官之贊歎，姑又歷歷敘述，謂病重時勸其稍留意，防傳染，彼固不聽，且夜半焚香祝天云：「吾家可無我，不可無嫂，嫂事姑久，能得歡心，乞天垂宥。」涕泗橫流，我適聞之。沈感泣，相愛如初，惟交誼中斷之原因與周之讒口陰謀，沈猶未嘗稍露。後戚串有嘉禮，亦童養媳成婚者，女賓中有裘氏母族在，謂裘曰：「童養成婚，禮殊草草，我與汝幸免此，得不為人所輕。」裘曰：「是何言？我嫂固童養媳也，我不敢拘成見，泥惡俗。如不賢，雖備禮迎，亦惟家之索。」語未竟，忽有人拊其背笑曰：「一個悶葫蘆，今打破矣。」則沈也。鄉間酒食殊簡率，須與客散，二婦踏月攜手歸舟，述周之譖，並深自刻責，為不識人。姑歿後，猶不分析，卒和好終其身。蓋二婦之考於姑，而妯娌之相友，實世所罕有也。

夏邑盜之孝友

夏邑多盜，報案而若干年不獲，縣官有三參四參之處分，至四參，須褫職矣。一日，獲一人，令提案嚴訊，盜曰：「吾為是二□餘年，案纍纍不可勝數，既至此，有死而已。此間苟有年久不破之案，小人悉承之，官可免四參矣。惟小人有父母，當拯之。」令依其言，併案解府，錄供通詳。釘封至，兵役擁之出，將赴刑場，其父母哭送之。盜曰：「勿哭，父母猶憶某年之大荒乎？兒以為農多飢寒，不如為盜，請於父母，父母允之，自是而兩弟授室，兩妹遣嫁，父母得稱小康。兒志畢矣，雖砍頭，亦何怨哉？」遂引頸就刑。

施督從父命執禮

宣城施督為愚山尊人，家法嚴重。始婚夕，客強以酒，謝弗勝，父以為忤客，目備之，即跪謝，父遣去，則退而跪於寢門。漏三下，父入見之，引其手曰：「孺子執禮過矣！」

顏習齋尋親

顏習齋名元，幼鞠於蠡縣朱翁，長歸宗，至關東尋親。時為明崇禎戊寅，大兵直薄近畿，元之父被掠，果得其蹤於瀋陽，歿矣。尋其墓，哭奠如初喪禮，招魂題主，奉而歸，遂棄諸生，終三年喪。自是用世之志益殷，曰：「蒼生休戚，聖道晦明，責實在余，余敢偷安自私乎？」乃南游中州，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，所遇甚眾，倡實學，明辨婉引，人多歸之，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，未能化也。

冷昇尋親

冷昇，益都人，諸生。父植元，於明崇禎己卯游嶺表，既鼎革，兵戈阻絕三□年。昇發憤，依肇慶道趙進美於端州，冀便咨訪。一日，有喬某者，亦山東人，往西粵，昇跪請訪求。越歲喬返，微聞其父歿於龍州。昇遂辭去，溯泮河而上，歷三百七□餘灘，自橫州達南寧，經邕隆，思明，行五千里，遇那利人蔡、鄭二叟，詢知其父舊為龍州土司客，乃偕往。復與葬師譚某遇，遂得父柩於龍州北門外帶橋側，負骸骨歸。

張孝女為父復讐

張孝女，陝西鎮原人。父某，為讐家所殺，女有三弟，不能報。訟於官，讐家輒以賄寢之，凡三訟，不得直，女憤曰：「吾誓以死復吾仇！」語稍稍聞於外，讐家則謂此弱女子，無足為也。時值明季，寇盜紛起，李自成陷鎮西，守令皆降賊，獄事益緩。既而自成陷京師，明思宗殉國，大兵既入關，自成復走陝西，大兵逐之。女聞兵至，乃斷髮易衣冠為男子，臂弓腰矢以往，請於主兵者，願殺賊自效。主兵者偉其言，令率五百人為先驅，每戰必先，以功授為忠顯校。迨西安既定，女陳言於主兵者曰：「鎮原，吾鄉里也。道路山川，吾所素悉，且被兵久。請以一軍往略之。」乃進為武毅將軍，遣一軍隨之，徇鎮原。

既下，女即圍讐家，取讐頭祭父墓。既抵家，乃泣拜其母曰：「母當不知兒為何人？兒，母女也。兒之變服為男子者，冒死以殺賊，實為父讐。今讐已復，吾志已遂，有弟可侍母，兒亦不能再作椎髻之婦，事人。志遂讐復，兒請死。」遂自剄，母欲阻之，血濡刃而出矣。鎮原之人哀之，為之立孝女祠。

洪承疇母責子以孝

洪承疇母某氏，志節凜然。承疇既降，隨大兵入都，乃遣人迎其母於閩。母至，見承疇。大怒，操杖擊之，且責以不死之罪，曰：「汝迎我來，將使我為旗下老婢耶？我打汝死，為天下除害。汝不忠若此，即不孝也，汝當思所以孝我者。」承疇疾走而免，母即買舟南還。

陸介庵萊舞承顏

陸瑤林，字以攻，號介庵，順治朝官金谿令。性至孝，中年即乞歸終養。乙酉春，同里陸鶴田侍御舉高年會，凡□二人，得壽一千餘歲。鶴田繪圖誌盛，過叔寅作記，餘各賦長歌。□二人之年齡，倪青翟年九□六，王臚始年九□一，施抑庵年八□九，潘泰瞻、張默先年八□四，俞萍涵、于貞瑕、沈元甫年八□一，過叔寅年七□八。次年復會，增入者三人，俞元白年八□二，楊孚九年八□一，其一則介庵也。介庵時年六□有一，隨父筠修方伯年八□四，父子同與，尤盛事也。先是，明天啟甲子元旦，方伯年六□一作詩，有「既是三元推作首，復看五紀讓居前」之句。介庵步韻云：「椒觴上壽孫應後，萊舞承顏我欲前。」

夏國材夫婦雙孝

夏國材，字光宇，新建人。有孝行。母病，其婦熊氏徑刲股以進，病尋愈。居父母喪，夫婦以孝稱。順治丁亥歲旱，傾困廩以濟族鄰，謂遭父母遺命也。

柴紹炳以孝感人

仁和柴虎臣名紹炳，少有至性，生計清寒。父亡於官，求商人附載東去，迎棺歸葬，乃躬自負土成邱，時節祭奠，涕淚迸涌。里有避父咎出亡者，虎臣遇之，問得其故，大悲曰：「爾有父咎，非苦；我無父咎，乃苦耳。」為賦《遊子遇孤兒行》。其人垂泣自恨，卒為孝子。

張鵬翼事親養志

連城張鵬翼篤信程、朱，銳意問學，自治甚嚴整。終日端坐，跣步不苟，盛暑不袒裼，事親養志無違。居喪，蔬食三年，不外游，不內寢，動必以禮。

史大成乞終養其父

鄆縣史立庵名大成，順治朝官禮部侍郎。時同官議裁孝子節婦廩給，曰：「彼分內事，何與朝廷？」史毅然曰：「為子不孝，為婦不貞，亦何與朝廷，必以法繩之耶？」議遂寢。史性至孝，會其父思之，繪己容以寄，亦令其繪己容寄之，聞命驚慌，晨夕不安。故事，京察六年俸滿，方得請假歸，史僅四年，不合例，乃上疏自陳曰：「臣父思子不見，思見子之儀容，呼子不來，頻呼子之名字，臣而忍此，不可以為人子，亦何以為人臣？」世祖覽奏，惻然，特許終養。及中途，而父凶問至，哀毀成疾，遂以養母家居。

桑文侯抱鐺哭父

桑調元，世稱弼甫先生，其父文侯，孝子也。家貧，粥角黍於市，親病關鬲，和羊脂於粥以進，終不痊，抱鐺而哭。人為繪《抱鐺圖》，萬徵君光泰贈詩云：「羊脂數合米一掬，病父在牀惟啜粥。父能啜粥子亦甘，粒米勝於五鼎肉。升屋皋某無歸魂，束薪斷火鐺寡恩。牀前呼父鐺畔哭，抱鐺三日鐺猶溫。恨身不作鐺中米，臨沒猶能進一匕。」調鐺，不聞鐺有耳。

胡勵齋慟父致疾

仁和胡勵齋通政宣性至孝。父患脾疾，日夜侍湯藥，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中裙廁脛，皆自滌之。及卒，三日勺水不入口，一慟吐血數升，遂以哀毀成疾，尋亦不祿。

徐敬庵負父骨歸

錢塘徐敬庵中丞旭齡，少負至性。父死於豫章，蒲伏數千里，求遺骸，問關險阻，猛虎在前，初不色動。感父見夢，得死處，卒負骨以歸。

陸棻大呼救父

陸棻，原名世枋，字次友，號義山，平湖人。當大兵南下，父未庵為阿什免所執，將加刃，義山從麥隴中躍出，大呼曰：「寧殺我，勿傷父。」阿異之，乃舍而俘之，獻於固山誠順伯馬光遠，試以文，大喜，撫為子，留於旗，後乞歸。康熙朝官至內閣學士。既致仕，抵家之日，著履登岸，淡然榮利，絕不自知有二品之尊也。

常氏孝姑

順、康間，閩縣有二怪，一黑怪，一白怪。白怪為陳軒田，名昂，諸生也。恃才而狂，以事忤當道，被斥，流山左。昂僅有一母，已老，妻常氏，未婚，聞昂遠戍，亟來歸奉姑。其僕陳德采薪以供爨，安溪陳介石太史遷鶴為釀金贖罪，乃釋歸。復補弟子員，始與常氏成婚。黑怪即方邁，字日斯，其行事與白怪相類。

陳定庵上書救父

陳文和公數永之父定庵，以父謫塞外，上書訟冤，格於吏議，遂瀝血草疏，願代父行，有「緹縈以一女子尚能救父，臣荷聖朝孝治，敢借微軀」之語。雖不得請，然世祖憐其孝，次年，即釋歸。及聖祖御極，以孝行蒙宸眷，屢擢至工部尚書。

聖祖不忍死其考

光緒己丑，盛伯希祭酒昱在京師琉璃廠坊肆，見有「順治□九年」五字之聖祖御筆畫，蓋聖祖不忍以世祖出亡而改用年號也。

李因篤遵母命就徵

康熙己未，聖祖詔開博學宏詞科，李因篤被徵，以母老辭，閣臣聞其名必欲致之，人吏承風旨加意敦迫。將以死拒，母勸之曰：「兒死固佳，七□老人將何依乎？」不得已，始涕泣就道。應試入翰林，與朱彝尊、潘耒、嚴繩孫稱四布衣。授官後，即上疏乞養，情詞懇惻，詔許放歸。疏中有曰：「內閣學士臣項景襄，李天馥等旁採虛聲，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，獲奉諭旨，吏部尊行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。臣自念臣母年踰七□，屬歲多病，又緣避寇墜馬，左股撞傷，晝夜呻吟，久成廢疾，因頓牀褥，轉側須人。臣年四□有九，兒女并無，母子菴菴，相依為命，躬親扶持，跣步難離，隨經具呈哀辭，亦第移咨吏部。吏部謂稱親援病，恐有推諉，一概駁回。而台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，急若風火。臣趨期之限，雖迫於戴星，而問寢之私，倍懸於愛日。然呼天莫應，號泣於途，心緒荒迷，如墜雲霧，低頭轉瞬，輒見兒母在前，寢食俱忘，肝腸迸裂。」既歸，奉母家居，旦夕不離。因篤，字天生，陝西富平人。

陸清獻居父喪禮

陸清獻公隴其再起應去博科，在都，聞封公訃，即徒跣出國門。抵家後，日夕哭泣，惟茹素，不入內寢，席地而臥。期年，乃以土坯置墊四隅，寢其上，所製服悉準家禮。三月之內，衰經不去體，三月後，始易麻帽，以麻縷為緯，服麻袍。小祥，始用白布帽，以棉紗錢為緯，服粗白布袍。大祥，以月白線為緯，始用淺色布套，加於素袍。從時法古，蓋兩得之矣。

陸清獻以孝母感人

陸清獻嘗為靈壽令，政尚寬大，吏民莫不懷德。或以其性近書癡，故黜之，陸徐發其謀，不動聲色，由是無敢有欺之者。一日，有老嫗控子忤逆，呼其子至案前，則一年未弱冠之少年也。陸謂其母曰：「余署中無僮廝，爾子可暫服役，俟有代者，當為杖遣可也。」隨命其子給事左右，毋得稍離。陸每晨，鵠立太夫人房外，太夫人起，即進盥漱，進茗餌。午餐，侍案側，奉甘旨，時作孺子態，承色笑，太夫人食畢，方噉其餘，晚餐亦如之。每公暇，輒侍坐，或述古事，或說民間情狀，以為笑樂。太夫人稍不適，則扶掖搔爬，秤藥量水，數夜不寐，了無倦容。如是者數月，某子忽跪請歸省，陸曰：「汝母子齟齬，何省為？」某子泣曰：「小人向不知禮，開罪於母，悔不可追。」遂召其母至，子見母，痛哭自投，母亦哭，即令其母挈之歸，後以孝聞。

姜西溟夢梨寄母

姜西溟，名宸英，性行敦敏。嘗客中州，夢食大梨而甘之，欲遺母，不果，悵然而醒，因作《夢梨》詩寄兩弟。追溯月日，正其母病思大梨徧覓不得時也。

姜雲一孝父母

姜雲一，名國霖，少有至性。父遊京師，病，雲一往省，則已歿，無錢市棺，乃以敝衣一襲裹尸，負之乞食而還，族人為醢金葬之。母善怒，怒則致疾，雲一計解之。一日，怒甚，跪膝前，作小兒嬉戲狀，自持母手，撻其面，母笑而罷，自是不復怒。時雲一年五□矣。

閻百詩臥起父側

太原閻百詩，名璩。遭母喪，蔬食三年。服既闋，哀其母，不忍其父之獨處也，不入內而臥起於父側者又一年。父諭之，不去。

丁世淳終養繼母

繼母年老，無終養例。康熙庚戌，浙撫范承謨疏言，知縣丁世淳以繼母劉氏年老，呈請終養，吏部議駁，奉特旨允行。自是而有繼母、生母者，皆許終養矣。

朱壽命贖母

朱壽命，江西餘干人，康熙乙卯遭亂，與母李氏相失，日夜泣，不欲生，如是者數年。一夕，夢若有神語云：「汝母無恙，隸正藍旗下。」壽命乃痛哭，遍拜其戚族鄰里，與訣曰：「苟不見母，不生還矣。」於是短衣芒屨，背黃袱，足脛赤露，匍匐三千餘里，走京師。至，則行乞市中，或遺以餅餌，則自食，遺以銀錢，則紉衣縫中，竟日忍餓，不費一錢，為贖母計也。蹤跡久之，果得母所在，如夢中語，而旗主故要重值以拒之，乃日跪其門外，雙膝為腫。遇母生日，持肉麵一盂，跪進母，伺母食畢，然後起。邵遠乎學士時官京師，義而贖之，既出，無所依，因留學士家，母性卞急，小不如意，則詬罵不休，甚則摔而批其頰，壽命益嬉笑謝，曰：「恐傷母手。」後數月，得便舟，乃奉之歸餘干。

巢端明廬母墓

嘉興巢端明，名鳴盛，事母孝。母歿，築室於墓，顏其堂曰永思，閤曰止閤，自號止園，三□七年跬步不離墓次。及卒，徐俟齋私諡之曰貞孝先生。

高裔贖父事母

宛平高大理裔少有至性，生□二年，而父以吏事謫瀋陽，高涕泣號呼，欲上書闕下，請以身代，眾皆駭笑，以為孺子言，莫與承聽者。臨行，攬父裾泣曰：「兒不能發憤致身，使生父還，□年後，當獨身依戍所，不復言歸。」自是，遂刻苦於問學，晝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，夜中且泣且讀書，嚴冬常服短布罩衣，忍寒抱卷不輟。康熙丙辰，成進士，入翰林。會以地震，推恩寬在法者，高請於朝。聖祖惻然感其至情，詔許贖歸。而方是時家無絲粟，乃流涕委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，傾身以營，踰年，父得歸。高侍父，自壯至老，容色如嬰兒，動靜作止語默之間，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者，皆古禮經所未嘗有。退朝，常居於內，問之僕御，則母夫人令其讀《雜記》，陳說其義以為歡樂也。

崇明老人有孝子孝媳

康熙癸亥，崇明有吳姓老人者，年九□九，其婦亦九□七歲矣。老人生四子，壯年家貧，鬻子以自給，四子盡為富家奴。及四子長，咸自立，各贖身娶婦，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。

吳卜居縣治西，列肆五間，伯花米店，仲布莊，叔釀臘店，季南北雜貨店，四店並列，中一間為出入之所。四子奉養父母，曲盡孝道，始擬膳每月至一家，周而復始。其媳曰：「翁姑老矣，若一月一周，則必歷三月而方得侍奉顏色也，太疏。」復擬每日一周，周而復始。媳又曰：「翁姑老矣，若一日一周，則歷三日而方得侍奉顏色也，亦疏。」乃以一餐為率，如早餐伯，則午餐仲，晚餐叔，則明日早餐季，四餐一周。若逢五及□，則四子共設於中堂，老人坐其上，東則四子及諸孫輩，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，分昭穆坐定，以次稱觴獻壽，率以為常。老人飲食之所，後置一廚，廚中，家各置錢一串。每串五□文，老人每食畢，反手於廚，隨意取錢一串，即往市中嬉，買果餅啖之。廚中錢缺，則其子潛補之，不令老人知也。老人間與知交游，或博弈，或樗蒲，四子知其所往，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，安置所游家，且囑其伴輸錢於老人。老人勝，輒踴躍持錢歸，老人亦不知也，亦率以為常，蓋數□年無異也。

老人長子年七□七歲，餘子皆頰白，孫與曾孫可二□餘人。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：「百齡夫婦齊眉，五世兒孫繞膝。」

許伯泰孝父母

許伯泰，巴陵人，康熙時諸生。歲大疫，父客長沙，中疾，伯泰奔侍之。父愈而聞母又病於家，急馳歸。時某邑令施醫藥，藥性良，急求之，既得，冒風雨乘孤舟下瀟湘，風猛舟覆，溺洞庭湖，家人弗知也。是夕，母見伯泰以藥飲己，飲罄大汗，疾頓愈，呼伯泰，家人訝未歸，後始知其已歿而託母以夢也。

焦袁熹以親老辭官

焦袁熹，字廣期，世居歇浦南，學者稱南浦先生。康熙丙子登鄉薦，念祖母鞠氏、母唐氏春秋高，遂絕意進取。癸巳，詔求實學之士，華亭王文恭公、安溪李文貞公文章薦之，奉旨召見，以親老固辭，及選山陽教諭，仍乞終養。乙巳，母病，袁熹年六□六矣，猶躬自扶掖，進飲食，積三四月不怠。及卒，勺水不入口者□日。

張如緒乞歸養父

濟寧張如緒，字紹先。康熙庚辰進士，為禮部主客司郎中，以父世思百歲告養，蒙召見，並許其家居得具摺附聞世思起居。

李孝貞事父不嫁

禾中李孝貞，字鳳，夢康女也。夢康儒而貧，日不再炊，孝貞織紵以佐尸饗。夢康疾，禱於天，有鳥銜果蔬墮藥畔中，嘗而進之，霍然愈。里中世族爭欲聘孝貞，孝貞益不自安。一日，請於夢康曰：「女以何而賢？」夢康曰：「善事舅姑耳。」孝貞曰：「非也，焉有舍我父事他人親以為賢乎？」竟不可奪。

孝貞既事父不嫁，閭巷聞而化之，諸婦女有爭言詬誶者，皆相戒曰：「毋令孝貞知。」時人為之語曰「生女慎勿嗔，養女不嫁有孝貞。」

唐容齋守母棺

唐容齋有母喪，會賊入其邑，殺長吏，死者相枕藉。唐縋麻苴杖，臥喪次，賊逐之，環柩三匝，且泣且罵。賊以刀斫唐，弗中，中几，几裂，刀亦寸寸斷。賊相顧驚怪，稍稍引去，自是遂相誠，無敢入唐孝子門。

王恩榮為父復仇

王恩榮，字仁庵，蓬萊諸生也。父永泰，為縣吏尹奇強毆死，恩榮甫九齡。祖母劉氏力訟，官袒奇強，給銀□兩，斥去其狀，劉悲憤，閉門自經死。恩榮母亦劉氏，既抱夫仇，復痛姑喪，重裹官所予□金，識而藏之，渴葬其姑，厝永泰於小屋中，自居其旁，大書示其子曰：「汝知殺而父者誰耶？」痛哭三年，嬰疾且卒，呼孝子至，授以裹金曰：「汝家累年積三喪，而祖母及父皆不得良死，而吾仇竟優游法外。此裹金官所給也，汝家以三命易□金矣。吾所以寶藏至死者，冀汝長成，能見金而念仇。今金在仇存，汝當知祖母及父母之死狀慘也。」恩榮受金，乃大哭。

恩榮家連積三喪，日益貧。服闋，入邑庠，誓於父柩，以利斧自隨。其舅患之，令讀書長山島中，且戒之曰：「復仇，固志士，然以四命易一仇，且自斬其嗣，毋庸也，必勿報仇。」恩榮佯諾，日取伍員列傳讀之，讀已，即哭。夜深，則露香告天，冀得仇所。夜夢，輒遇仇呼罵，拊牀呻喚，如觸魘魘。時年二□有八，筋力稍壯，幸舉一子，告其舅曰：「王氏有胤續矣。」

恩榮乃懷斧入城，遇奇強於道，猝進斧，手顛不即中，擲石投之，奇強仆於道周。乃彳亍進，將就而殊之，路人大集，不得逞。奇強遂戢足不窺門宇。一日，偶獨立，而恩榮已伏偵其門，直前斧之，氈帽厚，得不殊，但創其耳。家人奔愬於官，顧年遠而永泰獄無左驗，官將坐恩榮以謀殺。恩榮涕泣出裹金，硃批爛然，其裹以指血作書鈐之。

官見而太息曰：「孝哉王生！罪爾違天，違天不祥。聽爾違法，違法得罪。考諸《周禮》，有調人之司。尹奇強，汝終身避王生可也。」恩榮應聲哭，官亦哭，奇強遂遜於棲霞。

事寢八年矣。奇強固長於醫，其戚某為奇強所常往來者，子弟造棲霞堅請，奇強亦以事隔久遠，未必即值恩榮，逡巡入城。道經一小巷，奇強固縮備，則張望無人始進，而恩榮已突出小屋中，以手搥其胸，奇強知不免，泥首乞哀，恩榮曰：「奇強，爾大命近，吾父遲爾久矣。」疾下其斧，斧入，顛開，血濺恩榮面。然猶患不死，則以足力蹴其胸，實則奇強中斧時已久殊，恩榮恨之

深，故累蹴以洩其憤。鄰右聞聲爭集，遮恩榮，不聽前，恩榮大笑曰：「王恩榮白日殺人報仇，豈能逃者？眾來，隨恩榮面令君以自首。」

奇強家延訟師，謂當日永泰實自縊而死，非毆斃者。縣官欲開棺驗視，恩榮稽首出血曰：「尹氏所求者，欲論抵耳。吾既不爱死，則尹氏之欲已償，吾安忍再暴父屍，以重己罪。」

官不能屈，博徵諸胥吏及父老，咸曰：「永泰之死，實奇強斃之，且恩榮伺之□餘年，今日得復其仇，天也。」

官遂具牒上之法司，法司議曰：「古律無復仇之文，然查今律，有擅殺行凶人者，予杖六□。其即時殺死者不論，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。恩榮父死三年，尚未成童，其後疊殺不遂，雖非即，猶即也。觀其視死如飴，激烈之氣有足嘉者，應特予開釋，復其諸生。即以原存埋葬銀給還尹氏，以彰其孝。」

且將具題請旌。恩榮之舅聞之，造有司曰：「孺子求見其父母耳，夫人遭奇禍，以要旌門式閭之榮，又何忍矣？」

官歎曰：「汝亦賢者也。」遂止，而祀其母於祠。時康熙己丑也。是時蒞斯事者則撫軍蔣廷錫、提學黃叔琳、觀察李發甲，皆一時名宿。

趙希乾割心食母

南豐趙希乾，年□七，母病甚，割心以食母。既剖胸，心不可得，則叩腸而截之，母子俱無恙。其後胸肉合，腸不得入，糞穢自胸次出，穀道遂閉，而飲食男女如平人。

丁季淵母喪不脫衰

丁季淵居繼母張夫人喪，三年不脫衰。以親染風疾，終身不言風。

王瑞虹冒火負祖母

錢塘王瑞虹，名湛，聚族居杭州長板巷。一夕，盜入其室，無所獲，遂縱火。時火猝起，人又畏盜，皆屏跡不敢前。祖母沈氏年耄不能避，陷煙焰中，徑路且絕。瑞虹挺身投焰，負之出，毛髮為焦，兩得無恙。

林鐵崖欲見父母

林鐵崖持節駐珠海，其地故多颶風，風起，拔山飛樹。李嘗袒立中庭，仰天祝曰：「好將某吹送到泉郡開元寺，挂東西千丈二石塔上，然後呼僧緲引而下，得見吾父母，拊棺一慟，幸甚。」

袁重其捧衣思母

袁重其將出遊，母輒為脫衣浣滌而更緹之。偶就客飲，有鑄工為之按摩，誤為所裂。初不覺，歸寢，解外服，乃見之，則母前所緹之衣，離縱不可卸，大驚，捧衣長號，悔痛終身，不能釋。

徐智千孝母

仁和徐智千茂才元英正直好義，事母尤孝，先意承志，惟恐或失其歡。既舉茂才，謂帖括無益世用，欲棄去，秋試期近，母強之應考，遂欣然入闈。薦而不售，母使游燕京，應京兆試，乃居全浙會館三載，有《懷母》詩題壁間。同治甲戌，八世孫印香舍人恩綬以計偕入都，攝影以歸。

一日，茂才方在書齋剃頭，【宋黃山谷詩：「身不出家心若住，何須更覓剃頭書。」】母召之，則剃匠方與茂才辨論詩律。母聞之大喜，亟詔茂才出資，令剃匠就傅。既知其有母待養而不可輟業也，復詔茂才月給米一石，茂才悉遵母命，無敢違。

劉琪間關尋父

康熙間，畢節劉琪生四歲，父出賈不返，琪時涕泣思父，輒依母陳氏問父形貌奚若，及平日言動，謹志之。既而請於母，欲求父所在，母曰：「兒幼穉，何能為？姑待之。」至年□四，泣謂母曰：「兒行決矣。」母亦泣曰：「若父始客滇，今□年，不知所往，兒能大索天下邪？慎無去我。」琪跪曰：「兒幸有兄弟，可奉母，母無念兒。兒不得父，不可為子，兒行決矣。」則先求之滇，不得，則之蜀，之楚，西踰桂林，北走秦隴，險阻寒餓，屢瀕於死。時距父客游時已遼遠，傳聞疑似，必蹤跡達其地，望絕而後之它。思悲悽愴，為詩四□章傳於人，冀有來告者。

既而琪又之吳越，之齊魯，之燕，之趙，如是者□年。一日，忽於京師之國舅廠聞有鄉音者，審里居姓名，則其父也。道家常事，悉符合，相持大慟，道路聞者皆流涕。琪侍父歸，母猶無恙。家故貧，竭力營甘旨，孝養二□餘年，及遭憂，年四□餘矣。子五人，一舉於鄉，孫、曾並著文行。玄孫御史晟昌始以琪事實上於朝，覆按得實，乃命有司坊其縣而祠祀之。

楊大瓢為父訟冤

山陰楊賓，字大瓢。工詩善書，嗜著述，鄉里有楊才子之目。又安城以友人事牽連，戍寧古塔，賓赴闕訟冤。聖祖鑒其誠，諭令之柳條邊，迎父歸養，塞外人稱為楊孝子。著有《柳邊記略》。賓既歸越，鄉人亦改稱為孝子焉。

唐女願為婢贖父

康熙朝，守備唐汾犯法當成尚陽堡，而家有老母，其幼女投牒刑部，願入官為婢，留父養親。情詞悽楚，涕落無聲，諸曹郎憐其孝，屢為乞請，而卒格於例。慈谿鄭寒村太守梁時官刑部，為賦《悲唐行》。

潘天成尋父母

桐城諸生潘天成錫壽，世稱潘孝子。幼與父母避仇相失，天成乞食求之，往來休寧山中，跳走哭泣，每至市，輒持一鼗鼓，大聲為鄉語，觀者從而笑之，莫測其意也。行至江西界，其母從巷中出，頗疑天成非丐者，詳問所由，相持而悲。因又詢知父所在，迎之歸里。天成論學祖姚江，又從荆溪湯之錡，受東林之學，後事宣城梅文鼎，略涉曆算。獨潔長貧，以老餓死。

方恪敏迎父骸骨

桐城方恪敏公觀承天性孝友，封翁以事戍邊，卒於戍所。恪敏年甫弱冠，聞耗，跣足徒行數萬里，至塞外，負父骸骨歸。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，官至直隸總督。

徐煥割股療母疾

徐煥，杭郡庠生徐栩子，性孝友。康熙辛卯，榘妻周氏病篤，煥年甫□六，見母病日急，私念割股可療疾，因潛割左股和藥以進。越八年為戊戌，母卒，乃親卜地於西湖山麓，躬負畚掘以葬之。

陳孀婦助父四萬金

康、雍間，海寧陳氏有孀婦，富而孝。父嘗官州牧，以罪謫，圖復官，需二萬金，擬商諸婦。別多年，遽數百里，詣之，閭人入報，亟請稍憩廳事，婦已步至屏後，是固急欲見父也。逾刻，婢以紅氈氈數地，然但聞環珮聲而已，忽一婢云：「夫人扶病來矣。」少頃，復加繡毯，終不出。父怪之，命僕私問於婢，婢言地塵垢，夫人畏伏地，必俟父命免拜，方出。父乃傳諭去地衣，謂病初愈，可弗拜，免勞乏。語未畢，孀婦來前，作欲拜狀，父止之，乃檢衽萬福。父命坐，然後詳叩起居，並途中勞頓否。延入內闈，父述來意，婦言此細事，弟輩或僕來均可，何勞大人親至。然數年不見顏色，藉得稍申定省，甚善。又言復官後，安能即有缺，恐二萬金不敷，行時，兌四萬金可也。堅留□餘日，灑淚而別。

孝敬后至賜園問安

京師獅子林北有世宗藩邸扈蹕時賜園。聖祖幸園進膳，特命孝敬后率孝聖后問安拜覲，天顏喜溢，連稱有福之人。

王麟瑞無愧事繼母如母

雍正朝，南靖王侍御麟瑞八歲喪母，能盡哀，事繼母如母，母病渴，思食青梅，侍御繞樹呼號，絕食三日。父歿，廬墓三年，突遇虎，虎卻避之。里人劉陞，遺金數百兩，拾而還之，俾得完娶。雍正紀元，既舉特科，復以薦授永平知府，擢四川道監察御

史。

徐大姑割股療母疾

錢塘孝女徐大姑為吏部尚書文敬公潮孫女，陝西巡撫靜谷宗丞之女。母素患羸疾，雍正丙午七月，宗丞方以編修典試廣西，隨母在杭，見母病篤，因語弟曰：「母病已篤，儻不起，將奈何？吾已投疏禱神，願以身代。」旋又割股和藥以進，母病果愈。

張白氏割肱療母

陽湖張金第妻白氏生三子，夫死於京師，舅亦旋歿。家貧，藉紡織度日，戚族有周給者，皆簿記之，以為異日報答之地，年六十四卒。其母病時，嘗割肱以進，舅疾復然，知縣黃瑞鵬表其門曰「純孝苦節」。有孫名惠言，字皋文，聞人也。

高宗依祖訓

太宗嘗命儒臣繙譯《三國志》、遼、金、元史，性理諸書，以教國人。及讀《金世宗本紀》，見申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，心偉其語。一日，御翔鳳樓，傳諭王大臣，不許褻衣博帶，以染漢人習氣，凡祭享明堂，必手自割俎以昭誠敬，諄諄數千言，詳載聖訓。故高宗欽依祖訓，於八旗校射處，皆立臥碑以示敬焉。

高宗孝孝聖后

高宗侍奉孝聖后，孝養備至。每巡幸木蘭、江浙，必首奉慈輿，朝夕侍奉。嘗從后之訓，減刑罷兵。后喜居暢春園，上恆於冬季入宮之後，間數日，必問安侍膳。及崩，則於燕處之地皆設寢宮，巾櫛、樺梳、沐盆、吐盂，備陳如生時。時往參謁，哭每失聲，且於園隙建恩慕寺以資冥福。

孝賢后孝孝聖后

孝賢后事孝聖后最得歡心，高宗嘗稱其淑德為古今之賢后，故待遇后族至優，富察氏之後膺五等封爵者，凡四人。后崩，御祭文字，哀婉沈摯，凡平日所御奩具衣物不令撤去，悉如常設之，蓋念其孝也。

蔣韶年願代父戍

乾隆丁巳，長蘆運使蔣國祥以事謫戍軍臺，其子韶年屢求代，不得。壬戌五月，出塞省之，慟哭求於臺帥。帥憐之，為奏請，果獲俞旨。國祥歸，尋卒，韶年旋亦放還。

馮成修乞假尋父

南海馮成修，字達天。七齡喪母，父遠出不歸，依世父以居，與語其父，輒涕泗交頤，益奮學。乾隆己未成進士，點庶吉士，散館，授吏部主事。庚午，擢郎中。己卯，視蜀學，揭條約四則以訓士。得官後，兩次乞假尋父，卒無所遇。年六十一，假歸，不復出，掌教粵秀、越華兩書院，受業數百人。年八十一，計其父已百有一齡矣，乃持服三年。乙卯，重宴鹿鳴。卒時年九十五，著有《養正要規》諸書。

汪魚亭殉父

乾隆朝，杭人汪憲，字魚亭，嘗官刑部員外郎，在京數年，以親老歸，不復出。居父憂，食苴服糲，期不變制，遽以毀卒。錢文端公陳群嘗比之荀顛、謝貞。

秦文恭願贖父罪

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嘗以父坐事繫獄，伏闕上書，願以身贖。尋奉旨免父罪。

陸朗夫陳情養母

吳江陸朗夫中丞耀外任時，母已年高，高宗諗知之，初選大理府知府，為改登州，升西寧道，復調運河。及擢方伯，母以有痰疾，顛狂益甚，必中丞侍側稍息叫號，乃上疏陳情，即蒙溫綸垂允。

曹士元收父骨

曹起鳳，字士元。父子文客死於蜀，不知其所。士元往求遺骨，道河南，歷陝西，走成都，南至於雲南，西達於金川，書牒於背，且哭且行。乾隆己巳，反成都，瀕死者數矣。一夕，夢神告以所在，遂往求，見有棺纍纍然，棺皆有主名，其一獨無，啟棺，見骨，瀝血驗之，沒骨，遂收骨歸。

恆斌從父遠戍

宗室侍衛公恆斌，字綱文，太宗第子輔國公韜塞裔也。任三等待衛。父薩喇善官吉林將軍，以事謫伊犁，方臥病不起，恆奮然曰：「古人有身代父役者，吾何不為？」遂陳情當道，乞代奏。有旨責其沽名，褫職，仍命從父行。

恆晝夜侍父疾，至廢寢食，無幾微怨。抵伊犁，父疾瘳。阿文成公桂時為伊犁將軍，賢其行，會哈薩克新附，遣使入貢，奉旨擇賢員伴送，阿因命恆充伴送官。入京途次，待陪臣忠信得大體，高宗召見慰藉，仍授三等待衛，皆京供職，蓋特恩也。恆請事畢仍往伊犁侍父，上允之，擢二等侍衛。乙酉，烏什回人叛，恆隨明忠烈公瑞由伊犁倍道進抵烏什，戰屢捷。三月朔，領左翼兵，陣城南山下接戰。賊麴至，奮勇邀擊，所向披靡。賊懼，隱城濠誘之，萬鏃齊發，歿於陣。事聞，上軫惜，因有其父罪還京，賜卹如例，廕雲騎尉。

謝御史陳情養母

全州謝御史之重入臺垣也，意直如初，高宗屢褒之。時謝繼母蔣氏家居，老矣，謝上疏乞補外，曰：「竊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，而人情即願外轉不願左遷。況臣負罪至深，受恩至重，欲圖涓埃之報，宜依日月之光，而纓識龍顏，遽辭鳳闕，犬猶戀主，蛇亦銜珠，臣獨何心，敢昧斯義。伏念臣繼母蔣氏年已七十一歲，臣又係獨子，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，母子離別，五年於茲矣；丙午冬，從軍出塞，母氏含藜藿以弄孫，倚門閭而望子，又二年於茲矣。臣今雖復朝班，尚違子舍，頃者母氏書來，道及行動艱難，耳目昏聩，開緘捧讀，愧懼交并。欲歸養，則家道貧苦，甘旨不供，不孝有三，其一斯在。欲迎養，則廣西至京，水陸七千餘里，江湖之風波可畏，車馬之顛覆亦可虞。欲歸省，則往返動經半年，在家不過數月，乍逢又須告別，既別卻難再逢，慈母之涕淚轉多，游子之方寸終亂，是則矢忠矢孝，二者難兼，而在官去官，無一而可。臣再四躊躇，惟有外轉鄰省，庶得迎養數年。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，而遷轉又從無自請之例，違例干澤，端不可開。伏乞敕部治臣妄請之罪，或知州，或知縣，降授微員，憫臣將母之忱。或湖南，或廣東，量予近地。臣亦知風塵下吏，遠遜臺諫清班，然民社在身，外得竭駑駘之力，母子聚首，內得伸烏鳥之私，雖公庭屈膝於上官，勝往歲荷戈於荒塞。」尋有旨，授湖南督糧道，旌直臣也，獎孝子也。

盧慶鍾慶祿寶父手澤

餘姚盧抱經學士文昭性嗜古籍，官俸脩脯悉以購書，讎校刊行，不假人助。及沒，無以為家，其執友某為謀以抱經堂數萬卷歸巨室，巨室仗助以金，待其子孫如約取歸，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。其子慶鍾、慶祿曰：「是先人手澤存焉，雖貧，安忍一日離也？」

段若膺居喪哀毀

金壇段若膺大令玉裁七喪親，如孺子哀。八祭先，未嘗不哭泣。八時讀書，未嘗不危坐，坐臥有尺寸，未嘗失之。

洪釋存遇母忌不食

洪釋存，名亮吉，幼孤貧。及長，常橐筆遊公卿間，節所入以養母。母卒，時客處州，弟靄吉不敢訃，為書言母疾甚，促其歸。洪亟行，距家二百里，舍舟而徒，方度橋，遇其僕之父仇三，知母物，大號踊，失足落水中。流數里，汲者見髮颯水上，攬之得人，識之者共舁至家，久之方甦。洪以不及視含斂，後遇忌日輒不食。

陳質庵承懼塞外

陳質庵，名容禮。以父英德令沁齋謫戍伊犁，遂棄妻子，隨侍以往，跣步不離者□餘載。嘗密請於將軍松筠，願以身代，俾父得生入玉門。松憐其誠，據情入奏，雖未奉命旨，而孝子名布於域外矣。父歿，徒跣萬里，扶柩歸葬，廬墓三年。後官江蘇通判。及松入掌鈞軸，書聯贈之曰：「攬勝寰中九萬里，承懼塞外□三年。」蓋紀實也。

翁運槐運標尋父

乾隆朝，有孝子翁運槐、運標，餘姚人也。初，其父大環偕所親赴粵西，舟經湖南永州之新塘站，夜忽失所在，同舟者徧跡不可得，馳報其家。妻母鄔氏得耗，遣老僕走粵西，冀有遇，久之，終不得蹤跡，乃具所遺衣冠以葬。既卜兆於神，有「意外得生還」之語，三卜而三兆，故舉家猶冀大環之得生還也。時運槐方八歲，運標止三歲。

後三年，鄔歿。歿時，呼其女，以兩子屬之，曰：「我不即捐軀從汝父於地下者，待二子成立，將挈而親跡諸衡永間，今已矣。」當是時，姊弟相守，求大環遺篋，得舟次新塘一詩，末云：「霜濃古寺鐘聞處，一點空明透佛燈。」群復疑大環或遯跡於沙門矣。迨運槐年□三，即奮身往湖南、廣西間求父。中道病，困逆旅中，適同鄉有賈於其地者，挈之歸。姊迎而哭曰：「汝之行，固母志也。垂絕丁寧，皆冀兩弟能成立以後事，今猶未也，乃以孱幼之身，顛踣道路，何為者？」兩子泣受姊氏誠，自是不輕出。

越三□餘年，運標成進士，運槐舉一子，遂商所以跡父者。卜諸神，復得生還兆，曰：「神許我矣，誓尋父，不得則不返。」皆密自部署行李，擔負作遠行狀，日試奔走於幽室中。既而運標亦舉子，甫三日，遂潛身偕出，人無知者。兩人之行，或分或合，困苦艱險，不避也。閱數月，會於全州之湘山寺，蓋以其父詩有古寺佛燈之句，故凡荒刹廢院輒刺探焉。其友邵某聞其已會於全州，至寺詞之，白其故，邵曰：「誤矣。若翁非好為崎行者，平日為文章，多懇懇於儒墨之辨，豈可以一詩疑之？吾意衡永之間，可通舟楫，子盍製一舟，榜曰浙東餘姚翁某兄弟尋父之船，溯洄上下，必有得耗以來告者。」乃從之。

運槐、運標乃泛舟，沿流上下半載餘。一日，泊白沙洲，有老人造舟而告曰：「吾為鄭海還，汝所求，生者吾不知，非然，則瘞於是洲者，其是耶？」則大愕，跪而叩其顛末，乃言：「去此二□里，為吾所居之烏窩塘。吾有弟，曰海生。其婦於乾隆壬申□一月七日產子，海生走報其婦家。渡江，溺焉，為敗葦架閣，得不死。俄頃，甦，出水登岸，迴視叢葦中赫然有一尸，趣吾往視之。其人貌醜而皙，所衣，表裏皆繒製，因共舁而瘞之。洲前有隆然高阜，即埋骨地也。前數聞有人訪求，將往語之，里老尼吾曰：『所求者生人，非求溺而死者。指死者以應，是速禍也。』自是三□餘年，吾懷為之耿耿。今海生已前歿，吾老矣，幸不死，聞君等來，敢以告。」

海還所言得尸於叢葦中，以月日計之，距大環之失蹤新塘才二日耳，蓋海生是日所生子曰某者，時猶健在，故其時日，海還尚能確記之。遂至海還家，則海生之婦亦能具道當日事，以其夫曾同日罹厄也。復言當瘞尸時，曾拾得雜佩數事，今惟一鑰尚存，亟取視之，鑰乃折疊製，已缺一齒。因憶遺篋之鎖固失鑰，即募善走者持鑰還浙，乞姊證之。姊得鑰大慟，曰：「是也。當日遺篋歸已無鑰，我敢以他物耳。」急足還報，始信是洲之為父葬處也，遂奠哭如禮。招魂而歸殯，路人見之無不感泣。

其後運標官祁陽知縣，白沙洲為其鄰縣境，遂築祠買墓田，使鄭之後世守之。

沈應科徒步尋父骸

德清沈應科之父名炯文，乾隆時以時事率戍渭南，卒於戍所。越□年，應科長矣，齎本縣牒，徒步往求父尸。則匱已瘞，衰草平原，天蒼蒼，地茫茫，不可覓也，乃放聲長號。會有牧人過，見而問焉，告以故。牧人曰：「吾知之，然已忘之，汝可問荷鍤者張可寧。」因遙指張居處。入門則張已病亟，哭拜叩下，張氣息僅屬，瞠目曰：「吁！吾幾忘之矣。汝父瘞處，吾嘗埋三巨石於上，若品字然，亟尋之，勿失。」言訖即逝。應科哭拜出，徧覓兩日，至一所，有石微露，搯之果得三石，再搯則棺見焉，木朽矣。炯文少時當脣墮一齒，驗之宛然，復齧指滴血，血沁入，遂負骨徒步以歸。

蔡以臺鬻妻養母

閩中蔡殿撰以臺家赤貧，至孝，無以為養，將鬻其妻。夫人不忍拂，請行，抵富家白其故，乞改執爨役。主人感動，遂如指。一日，召墨客入書齋，適遇夫人，相對泣。主人駭，詰之，如客即蔡也，乃送還。未幾，蔡聯捷會狀，屢典文衡，激厲寒峻，現身說法，初不以此事為諱。

啞孝子丐食奉母

乾隆時，昆明有啞孝子者，居東門外，有母，老矣。孝子貧且啞，不能治生，已出丐食，有得則歸以奉母，三日或一餐也。晷日人與以瓜，受而不食，強之不可，瞰之，則再拜奉膝下矣。母亡，眾議給棺，不受，至井畔汲之，得銅錢六千，蓋其平日所積以供葬費者也。後不知所往。

舒鐵雲以母老辭官

舒鐵雲孝廉位，大興人，僑寓湖州之烏鎮。嘗從王朝梧觀察之黔，值南籠仲苗不靖，威勤侯勒保統兵征之。觀察身在行間，為治文書，勒見而器之，恆與計軍事。仲苗平，勒移督四川，為經略，率三省兵攻白蓮教匪，時乾隆癸丑也。勒與舒約曰：「子之才，傳修期、駱賓王流也。從我游，軍葢，治中別駕，所以煩士元者在吾，無憂。」舒以母老道遠思歸辭，曰：「昔溫太真，東晉之國士也，絕裾違親，為論史者所惜，吾豈以五品官而置七旬垂白之母於八千里外乎？」謝勒南歸。貧無以養，恆負米湖湘間以養母，歲一歸省。既又客雲間、秣陵、會稽，地較近，輒數月一歸以省母。

毛燧傳喜母病愈

毛燧傳，字陽明。數歲時，母病逾月，體清削減半，母愈，驕語其儕曰：「吾母今已愈矣。」人曰：「母愈，乃一樂至此耶？」應聲曰：「樂有大於是者耶！」

陳稽亭父喪哀毀

元和陳稽亭工部鶴少出嗣，居本生父憂，哀毀倍常，瘠甚，降服三年，要經不除。鄉舉後，以祖母年高，不欲往應禮部試。久之，通籍官部曹，再出再歸，率掌教江寧之尊經書院以老。

呂西圃出父於水火

蘇州呂孝子西圃嘗從父汎舟吳淞，父失足，溺於水，西圃即躍入洪流中，負之以出。其平日實不諳水性也，狂風駭浪，竟獲無恙。一日，鄉鄰不戒於火，及呂氏廬，西圃突燄而入，負父出，方及門，所居室燼焉。

仁宗孝敬

高宗內禪，頒行嘉慶丙辰時憲書，蓋仁宗登極之紀元也。仁宗面諭樞臣，命除民間通行專用嘉慶元年一種外，其內廷進御，及中外各衙門與外藩各國頒朔，皆別刊乾隆六□一年之本，與嘉慶本並行，以彰孝敬之誠。自是兩本並行者歷四載，至高宗升遐始已。

鄧顯昌事父母

鄧顯昌，字子振，雲渠，其自號也。新化人。少事里中宿儒張某，誨以窮經植品，澹泊自守，遂守之以終身。初為學時，即一言一動必依禮，佻達者或戲呼為道學先生，弗顧也。

母毛孺人，靖州訓導學古女也。嘗遭顯昌省父於靖州，瀕行，自作《授經圖》，左手執經，右手持杖，以針刺指血濡其上，圖成，以授之曰：「兒離吾左右，慎勿忘持杖告誡時也。」及至靖州，學古留之使學，遂閉門晝夜勤學，夜分倦茶，則展《授經圖》而泣，泣已，誦弗輟，以達於旦。如是者數年，學益進，遂於書無不窺，旁及陰陽卜筮之學，亦罔不研究。及嘉慶初，父母俱老，而家徒壁立，無以為養，遂於里中傳授生徒，資其脯脩以易甘旨。雞鳴即起督謀，晡後必歸省，歸則備述諸生一日課程以承色笑。

父長智晚患氣疾，遇寒即發。嘗出游，一日，顯昌為諸生講，已登座發難矣。時秋風微起，即輟講，至家徑取篋中衣送父遊所，父曰：「吾知兒必來也。」有疾，恆竟夕侍，父或勉自支慰，遣其就館，則篝燈寢室戶外，屏息評閱生徒課藝以達曙，室中有轉側呻吟，未嘗不在側也。如是者□餘年。既而父母相繼殂，乃偕弟湘泉訓導顯鶴廬墓旁。所蓄犬夜常蹲伏廬外，廬中人悲哭，犬亦狺狺作哭聲應之。小祥日，犬忽不食而死。

李汝恢尋父叔

李汝恢，字開泰。父仲鴻素負大志，屢試不售，轉而習醫。既奉父母終天年，即浪游於外，累二□餘年不歸。汝恢幼與母居，日夕念父，及年□三，即至川粵蹤跡之，不得，歸而飲泣更甚。於是戒酒減膳，凡一切日用所必需者，皆三分損一以留其餘。積□年得百金，復出走，乃遇父於貴州之會城，扶持以歸，承歡於家者二年。而其叔亦以貧故遠游，不知所在，又奉父命往尋。遇於柳州，喜不自勝，忽念親心痛，促裝言歸。及抵家，其父固無疾也，見弟與子，一笑而逝。

鄒彝尋父

江寧鄒彝，字明川。生□餘歲而父游蜀，其始也，間數歲一歸，己而不歸者三□餘年，後遂不通書問。彝痛念之，一日，謝家人，襆被徒步，入蜀訪焉。至成都不見，見其故人，告曰：「尊公去此久矣。」問以地，謝不知。乃渡桔柏，踰五漫，徒步走，七月至達州。

初，漢諸葛武侯卒，蜀人哀思，如喪父母，其裹首布多以白，謂為武侯持服也，自漢以來，相沿不變。彝至達州，適村民有會事，首白巾者相屬於道。俄見一老翁朱纓而至，彝望見之，即曰：「此吾父也。」趨前伏地，以又呼之。翁大驚，扶掖起，既相問，良然，相持大痛不已。遂迎以歸，盡孝養者□餘歲。

余西州求赦父罪

嘉慶壬申，四川崇慶□一歲女子余西州，以其父長安遭戍湖北，祖父母年逾八旬無人侍養，匍匐入京，叩請釋放。臺臣為之奏請，仁宗諭曰：「余長安原犯情罪，尚非常赦所不原。念伊女年幼至性，如恩釋放回籍。」

龔良星為母割胸臂

什邡龔良星，監生啟運次子。啟運一生好善，妻汪氏沒，遺三子，繼妻夏氏視三子如己出。啟運沒，三子編笠養母。嘉慶甲戌秋八月，母病月餘，醫藥不效，良星罔知所措。中夜密禱空中，持刀割其臂，仆地，方起再割。少頃，和雞湯以進，母服之，次日愈。妻察其狀貌異，固問不答。半月餘，瞥見刀痕，驚告夫兄良修，始知其事。母與兄相持大哭，鄰族聚觀，咸勸慰之。於是書其狀以報紀大奎，大奎驗其臂，刀痕有二，俱橫三寸，結痂，且其前歲兩次割臂療母之痕亦尚存。

大奎乃曰：「古之言孝者，以割股割肝戕生為非孝，而良星願屢為之。然良星兩割臂人無知者，當其時，如有母而已，良星固不欲有孝名也。良星痛生母之不復見，其視繼母蠹然若生母之在前，豈非孝哉？」良星言貌質樸，詢其事，容蹙然若不自安。次日，大奎為大書「孝心切擊」四字作扁，旌其門。扁成，鼓吹昇城內外一周，觀者如堵，送至其家，給米二百，布一匹。

徐守仁廬母墓

青陽徐守仁世業農，四歲而孤，未嘗讀書。事母孝，晨昏視問，悉如禮。為人傭，得值則市酒肉，歸奉母，母呼之共食，輒以持齋謝，蓋不忍分其甘也。母年七□六而終，哀慕若孺子。既葬，露處墓側，號泣□餘日，蛇虺附體，不顧也。鄉人憐而為之廬，且飲食之，乃並奉其父木主以居。有弔問者，鏹楮外悉不受。既免喪，或勸之歸，則曰：「必俟母過八□壽而後歸。」於是守墓凡四□有二月，歸時，則鬚髮尺許矣。嘉慶甲戌，皖學使白洗馬銘聞而歎曰：「吾自束髮受書，少而負笈，長而服官，大抵奉親之日少而違親之日多，及抱恨終天，又或牽於塵累，求如孝子之盡禮者終不可得，乃致父母有富貴子不如貧賤子之言，可勝痛哉！」

濮童以食錢奉母

嘉慶丙子，皖早，流民載道，轉徙至於浙。永嘉市上有一幼童，跣足短褐而端謹，永嘉縣令適出而見之，問其姓，曰：「濮。」問其籍，曰：「全椒。」問其年，曰：「□。」問何以來此，曰：「家止山田一頃，豐年僅足食。今早乾無穫，刈穀四□餘石，祖母年將八□，胞伯亦諸生，已六□，偕其伯母侍養，半菽不飽，故父挈母與叔挈細小以就食江南，乃流轉至此也。」與之食，辭，詰之，曰：「父母咬薯兼旬矣，不忍獨飫。」乃為簞食與肉，真諸橐以遺之。出，即獻其母。旋又召之人，予錢二百文，則拜而禰之襟，曰：「出以奉母，童子無私藏也。」時甌守為蔣峨峰，尚未有子，聞而奇之，呼與語，大悅，欲養為假子，童不可，乃止。

趙阿耆事母

嘉、道間，常州豐樂鄉有一丐名阿耆，趙，其姓也。有老母，同住破廟中。晨乞食必先進之母，得錢則更買甘旨置衣服以奉之。冬則置母煖處，至夏日，則就森林，負母納涼。夜不能具帳，母寢，則持扇立侍，累月無倦容。母有所苦，恆歌舞跳弄，務得其歡而後已。里人知某孝，有所施，輒較常丐稍豐。

富鬻鬚為母致餛飩

秀水之柞溪有富鬻鬚者，少孤，業負販，事母至孝。母嗜餛飩，家距市三里，恆於清晨為母致之，風雨無間。母死，設靈几，所陳祭品一而已，然必擇其夙嗜者，終身不改。

永聞為母梳髮

永聞上人工詩，有母，奉之居菴，色養惟謹。老而病臂，不能梳髮，晨起，長跪為代梳，□餘年如一日。

葛大賓事父母

葛大賓，字寅軒，湘鄉增生。四歲喪父，哀戚若成人。年□三，值父忌日，出木主以祭，通粉面剝落，審視，微露他姓，蓋木工飾廢主為之也。大賓慟哭，引咎告墓，易主，□日乃祭。事母孝，嘗隆冬獨坐於館，忽心動，急馳歸，入門數呼母。母方負暄後院，聞聲趨出，而屋後山頽，坐處已壓碎矣。母歿，勺飲不入口者五日，既葬，衰服終其喪。兄弟五既分居，而負債無以自存，大賓請於母，復同居如初。嘗授徒里門，從遊者多知名士。道光初元，被舉孝廉方正。

李互榮事母

李互榮，字華塘，龍山人，世籍武陵。少隨其叔賈龍山，婿於張氏，遂家焉。父蚤歿，母賈氏尚留武陵，有二兄隨母居。一日，互榮心動，語其妻張曰：「吾母恐病矣。」乃自龍急馳，五日抵陵。入門，而母果病，詢病起時，即心動時也。病革，並迎張氏往侍之。母歿，則返張於龍，而獨廬墓所三年。

互榮以貧廢讀，然聰警，喜嚮學。一日，聞友人講《論語·子路問成人》章，憬然曰：「吾今乃知聖賢之言，固有益身心也。」有潘某者遊於龍，有學行，互榮延至家，親從其講授。潘年少於互榮，事之如父兄，凡三年始去。

王瘦山殉母

王熾，號瘦山，華亭人。少孤，大父嘉璧鞠之。嘉璧昔年績學，學者稱瑤峰先生。沒後，家赤貧，瘦山刻苦讀書，為學官弟子，授徒養其母。道光癸未夏，霪雨，江以南皆澤國，松江尤甚，斗米錢五六百文。瘦山脩脯不能餬其口，然堂上甘旨無少缺。未幾，疫大作，母遭疾不起，不克斂，貸三□鎰始成喪。自後不盥洗，不寢息，垢積髮膚，搏膺而呼。悲酸結塞。一日，天未明，憑棺慟哭，退而自書曰：「不孝子王熾生無以為養，死無以為禮，以親喪故累人，不如死。」即潛入後舍，啟其扉，扉臨河，投河死之。平明，家人起，視後舍扉啟，中闕無人，大駭，適買棉紗人來曰：「吾見南門大張徑東岸白楊樹下有一尸，麻衣草履者，其是耶？」急覓之，則瘦山也。

蘇應喜救母而死

蘇應喜，正安州人，年□八，母劉氏。道光乙酉，東街火延及西街，民居殆盡。喜方在書院肄業，聞報奔回，不問物，惟尋母耗。不得，既而聞火中哭聲，喜知是母，急入救。眾以火猛，人必死，挽之，喜哭曰：「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？」奮身入救，死之。後灰燼中見喜覆母，母通身焦黑，而喜面如生。

劉明魁救父而死

劉明魁，茶陵州人。道光丙戌大水，扶父母出避。父陷淖，明魁負母置高岸，回掖父，水突至，遽攬浮木授父，父得生而明魁死。

尹六生棄子救母

茶陵有尹六生者，掖母挾子趨高岡，水及膝，遽棄三歲子，而負母以奔。會州人李青在岡上見之曰：「孝子也。」躍水救之，子亦免。

顧恆丰廬母墓

荊溪顧恆丰有兄弟四，恆丰次居二。善事父母，父歿，事母尤篤孝。道光庚寅七月，母患痢，割股肉療之，凡數四，終不愈。既葬，廬墓側，將終身焉。既終三年喪，其兄為娶婦，有期矣，不得已而歸。恆丰初不知書，族祖興宗教之識字，授以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為之講解，輒能了其大義。邑大夫陳某聞之，獎之以額曰「孺慕可風」。

曹清文救母而死

曹清文，寧遠人。道光壬辰瑤亂，清文負母避山中。瑤搜及之，清文以身翼母，受刃而死，母獲免。

郭釗事父母

善化郭釗家貧，讀書刻苦，屢應童子試，不利，母督課益急。母寢疾，侍左右，數月無倦容。疾革，割左肱肉血和藥進，而母已不能食，時道光壬辰正月也。母沒而父且病，釗擗踊無節，晝夜悲哀，食不知味，衣不解帶。既葬其母，復席地父榻前，進饘粥，奉藥餌，嚶嚶月餘，雙目大腫。值令節，則又號泣冢上，以頭搶地，弟妹要之歸，乃歸。如是者以為常，竟以毀致疾，咯血，四年而卒，年二□有五。凡釗之親黨師友僉曰：「孝子死矣。」初，釗持刀一碗一登樓，移時，袖而下，無識為割肱者。明日，青鄰姑縫母附身衣裳，釗大號，叩頭謝，鄰姑手扶觸創處，痛仆於地，久之乃起，亦不知為何？迨百日沐浴澣濯，則袒服膏血如漆，創口猶未合也。

王品璋殉母

王品璋，海寧人，家貧，負賈於吳門。道光壬辰，聞母病，徒步歸，侍湯藥惟謹。越七日母歿，庀喪具，晝夜長號，旬日骨立，旁觀者憂之，而品璋不覺也。常蒲伏侍柩側，癸巳春正月八日夜將半，呼家人言曰：「吾將從母往矣。」問何往，曰：「歸位。」逾時卒，距母喪未百日也。

劉孟塗客游養母

劉孟塗家貧不足以養母，乃奔走公卿間，無干謁之態。嘗謂姚元之曰：「吾鄉多佳山水，使吾有菽水資，迎吾母居龍眠、杯渡間，手一編，不去吾母左右，其樂何如？而顧為是僕僕哉！」然亦習舉子業，試輒不利，卒以上舍終。

劉瑞臨孝事繼母

寶應劉瑞臨，名台拱。學宗康成，行儀紫陽，既舉於鄉，兩上公車不復出。嘗為丹陽訓導，課士之暇，閉門著書。事繼母至孝，家書來，輒先覺。一夕，忽心動，請急歸視母，果病且劇，亟營醫藥以進。母愛之曰：「如爾，不愈於我所自生者耶！」連遭二喪，哀毀過情，蔬韭四年，人以為難。

申祥麟尋親

申祥麟故習秦聲，渭南人。初出山，由漢中渡江，南至武昌。其地有胡姐者，藝頗精，求其指示，欲藉以假食，不肯授，轉借同輩挪揄之。大憤，棄去，乃傭於金彈兒家。彈兒，漢陽名娼也。祥麟事之，見其一顰一笑，一舉止一飲食寤寐，明姿冶態，備極諸好。居一載，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」復請奏技，觀者一座盡傾。又數月，夜宿旅店，忽有白刃自牖至，搥其首，亟避，出視之，即胡姐也。知其地不可居，即日返渭南。

方祥麟之始去也，年□六。又四載歸，入室，父母已出亡，有云見之山西者，復棄家渡河，由蒲州奏技至太原，訪之。一日，演劇於沈竹坪觀察署中，僦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，時方登場，一瞥眼，不覺失聲。詢其故，令相認，果然。其母亦在署，聞之，亟趨出，抱持之，各相視，慟不能起，座客皆泣下。觀察感動，厚贈之，令與俱歸，返舊居。置田五□畝於澆河川原上，事親以終其身。

鄭立本塞外尋親

蕭山鄭立本之父曰相德，坐事戍塞外，立本稍長，知之，痛哭廢寢食。年□八，辭母尋父。家故貧，誓以丐往，母初止之，不聽。臨行，哭而疵之曰：「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，中有橫紋，幸而相見，以此為驗可也。」歷半年，行抵庫車，檢軍籍，無父名，流徙數月，未知所往，邊徼人稀地廣，又無可乞食者，困甚。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，問之，具以告，魁元驚曰：「汝父，我友也。曩昔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，雖然，別八年矣。去此三千里，中隔雪山，往不易也。」餽貲而別。

立本既知相德耗，心益急。時張格爾餘黨未靖，官道梗塞，乃裹糧走小路，攀崖越嶺，誤入深山，前臨陡澗，不見底。方旁皇無策，忽有獸自南來，其大如象，疾行若電，黃光閃爍，舉步作金聲，瞥然北去。因念此物來處，當有途徑，黑夜探行，輾轉至天明，乃回庫車之路。愴怳道旁，氣息僅屬，惟呼天籲父而已。

時差官趙弁從山脊過，聞而憐之，曰：「我轉餉回，即赴綏來，當攜汝行。道路險巇，勿自往，往亦不識也。」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某家，奇禮遇之。

立本居逾年，趙不至，亦無他伴，乃復潛去。行人戈壁中，絕水，時夏月酷烈，掬路旁馬溺飲之而嘔，嘔而復飲，如是數日，憊極而仆。適番眾騎馬過，撫之未絕，負至泉，飲之，逾時始蘇，又以餅餌食之，復起。行數□里，見天山雪水，洶洶迎來，自念有進死無退生，寒裳涉之，寒若層冰，中挾砂石，如碗如拳，擊脛骨痛不可忍，良久得岸，始達土魯番大道。由是，歷蒙古塔、白洋河至烏魯木齊，急奔綏來訪問，則父已病歿數年矣。

立本以相德歿，長號過市，慟不欲生，瀕死者再。先是，相德抵戍，土人延請教讀，及門者多，卒之日，共營葬焉。及聞立本至，告以墓所，爭延致之。立本自是患病二年，門人輪視不少怠，以故得不死。他日啟墓，門人悉會，內地人流寓塞外者，咸來設祭。祭畢開棺，體膚悉化，惟左手獨存缺指，橫紋宛然，遠近駭異，以為天留隻手，以待孝子辨認也。立本益哀哭不能止。眾上其事於都統，沿途具夫役，給驛馬，護之負骨以歸。時英人入寇廣東之前四歲，道光甲午也。蓋往返二萬數千里，時歷八年。立本抵家拜母，相持悲泣，葬之日，父老士女奔走往觀，咸呼之為鄭孝子。

王秀娥為父報仇

王秀娥，平湖之乍浦人。又名英。道光壬寅，鴉片之役起，英從戎，充隊長。英兵犯乍浦，英戰死，時秀娥年□七，痛不欲生，欲以身殉，既而曰：「人孰無死，死固不足惜，我父為國而死，死有榮也。我第報父仇可耳。」越數日，乍浦失守，秀娥策馬突入英軍，揮刀奮斫，縱橫跳蕩，殺數□人。俄有自後斫之者，臂中傷，墜馬，然猶強起，殺二英兵而死。

蕭韶事祖父母

蕭韶，字選樓，零陵之鄉人。少穎悟，讀書，日終一卷。道光丁酉拔貢，留京，旋以疾卒，年甫二□六。韶生周啐即失怙，母

守節撫之成立。逮事祖父母，為所鍾愛。祖母歿，以母事祖父多不便，凡省起居供甘旨之事皆身代之，日隨行，夜伴宿，以為常也。一日，入城而祖父卒，比歸，已斂矣。遂呼號，以頭觸地，氣絕，久之乃甦。

張啟榮侍奉如母意

道、咸間，山陰有張啟榮者，業負販。母年邁，病癱瘓，臥床者二□年矣。朝夕侍奉性謹，梳盥衣食，悉如母意。其荷擔而出以鬻物也，路不過二三里，不再遠；日不過二三時，不再久，恐母有所需，無代之者耳。年五□一，尚未娶，以母望孫切，則為其弟納婦焉。山陰令林怡如聞其孝而貧，資助之，不受，曰：「小民食力自給，今得月廩，無以報，不敢虛糜公帑也。」

孫月泉養父以酒

孫月泉，名承祖，咸、同時之仁和布衣也。事親孝。父嗜酒而貧，母數誡之，索杖頭錢常不與。布衣時方為童子師，輒以脩脯所入竊市酒以奉父，不使母知也。一日，母覺之，語布衣曰：「而翁酒後恆失德，吾懼其貽禍耳。」自是，布衣輒侍父入市，醉，則掖之以歸。

江學海迎父母於寇中

江學海，武舉也，世居全州北鄉之楊家灣。粵寇圍全州時，四鄉咸設團練，以兵力薄弱，不足以解州城之圍，眾議推江赴湖南乞援。及自楚返，全州城陷，團潰，江之父母悉被擄，時寇趨道州，江遂往投之，其父方陷寇中職牧馬，母在酋所司烹飪，江白之酋，願迎還父母，酋憐其孝，許之。咸豐壬子六月杪，勞文毅公崇光方督師謀復道州，江先開城迎降，遂復道州。勞欲敘其功，力辭，乃奉其父母歸全州。

菜孝子臨死念母

番禺賣菜傭某，佚其姓名。性至孝，日以百五□錢奉父，父歿，事母維謹。人稱曰菜孝子。咸豐甲寅，紅巾匪竊發於澳門，孝子為軍人所獲，誣為賊，將殺之。忽與其女兒遇，有軍人某方餉孝子以酒肉，孝子謂女兒曰：「弟已誣服，母在，無人供養，可以此遺母，但言弟不知流落何方也。」遂相持痛哭，俄而孝子死矣。

葛秉珩贖母

葛秉珩，武進人。幼有神童之目。年□六，補博士弟子員。咸豐中葉，粵寇擾常州，擄其母妹以去，秉珩即馳赴寇營曰：「吾父年高，倘必奪我母妹，則我父將不保。」寇曰：「得百金可贖之。」秉珩竭蹶求得五□金，寇僅還其母，乃與妹訣曰：「我去，汝即死。」寇聞之，遂遯道不放，欲並留秉珩為書記，且曰：「汝能勸妹順我，當惟汝所欲。」秉珩大罵不從，寇攢刀剄殺之。於是百計誘脅其妹，妹大罵求死，寇悅其色，猶不忍加誅，割髮裂衣以恐之。妹仍罵不已，遂被殺，時年□七耳，其父收尸瘞之。

殷潤之殉母

殷春生，名潤之，丹陽人也。值粵寇之亂，舉家遷泰興之季市，家焉。其後伯叔繼死，父亦逝，家中落，其兄玉彬衣食於奔走，春生則依叔東橋以為生。嘗語人曰：「吾少孤，吾有母而不能事，何以為人？」遂辭叔歸，作傭於人以養母。

母茹素佞佛，終日喃喃禮大士，果食之類，殷皆以母可口者遺之，日數至家，不憚煩。母病風痺，全體不仁，目又盲一，轉側需人，口食不能自就，而春生飼之，澆溺不能自便，而春生侍之，如是者有年，而無難色無怨言。一夕，夜闌矣，春生之市市溫水，注器為母濯足，突聞鉦聲聒耳，火光燭天，市人曰：「此殷某鄰也，不戒於火。」殷家距市半里許，聞之，狂奔而歸，呼號求救曰：「小人有母，若不出，安用生為？」搶地呼天，礮躡至再，口鼻血涔涔然，遂殉母而死。

顏氏子思親而瞽

咸豐時，粵寇之攻興安縣者為韋正。既陷城，俘虜中有一顏氏子，年□八，兩目異常人，夜不燈火，能作蠅頭細字，復能以繡花針數□枚於暗室中以髮貫穿。屢試皆然。韋大異之，撫為己子。而其性純孝，以思念父母，日夜哭泣，月餘，淚不乾，兩目遂盲。韋多方撫慰，終不止，不半載，竟憂鬱以歿。

吳廷棟甘受母撻

霍山吳彥甫少寇廷棟為咸、同間理學名臣，母葉太夫人博通書史，吳四歲即授之以經籍，過目成誦。有過，手撻之，吳泣，大夫人曰：「汝頭有鯁骨，痛吾手矣。」吳捧母手，拊摩再四，曰：「母再撻兒，可用絛紬裹也。」太夫人為之齟齬。

左白玉為翁姑母割臂

陽湖左小蓮，名白玉，杏莊中丞輔之女孫，常熟言良鈔室。工詩詞，性純孝。在室時，割臂愈母疾。既嫁，翁忠傑、姑鄭氏同時病篤，值良鈔應京兆試未歸，白玉復割臂肉以療之，沒時，家人見其兩臂刀痕宛然。其遺稿名《餐霞樓集》。

馮孝子傭耕養母

馮孝子，佚其名，太倉老閘鎮人。少孤貧，傭耕以養母。粵亂平後，無田可耕，乃行乞於市，得錢則市酒肉以進，歌俚曲以侑之。同治丁卯，母卒，乞得義塚地，并其父柩合葬之。日則仍行乞，夕於墓旁宿焉。每日外出，必攜數石以歸，環墓成垣，自結草廬，寢處其下。後數年，無病卒，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，知州方傳書立碣表之，曰「馮孝子墓」。

姚立孝父母

姚立，居金山之溫河涇，為博士弟子。髫齡即善承父母顏色。母楊氏苦腹脹，立年□四，恆撫摩之，問所苦。後□年，母以微疾終，擗踊不欲生，父曲諭之，乃進一溢米。

父以跌傷足，立方他出，即心動，歸而捧父足哭，延醫治之，傾其貲。尋愈。既而疽發於項，危甚，瘍醫顧某居黃橋，距所居二□里，立走邀之。會雪甚，至斜塘，無渡者，則立而大號，漁者憫而渡之。抵顧所，顧亦感動，具舟與俱來，盡劑愈。又嘗苦痢，廢眠食六□餘日，父亦瘳，而立以勞殆，故病。病咯血，輒自諱，懼貽父憂也，然自是父出必與偕。同治戊辰冬，泛舟泊泖濱，父欲登岸，忽傾踏落水中，立倉猝亦自投水。時已薄暮，風大作，觀者方頓足無如何，立奮罔中忽已兩手抱父立於荻叢，去所泊舟處三四里矣，父卒無恙。

立既脫父於水，則感寒疾，殫藥以殉。臨殉，視其妻許曰：「吾不能終事父，汝能代吾養父，不使父眠食失所，吾不死矣。」遂卒，卒時年三□，父年七□矣。鄉尚臚列其行上之有司，得旌如制。

朱孝子為愚孝

寶應界首鎮有朱孝子者，以理髮為業。性至孝，其事父母也，晨夕必問安，進食有定則，肴饌果餌必請於父母而始購之。及父母相繼歿，日至墓供奉如生時，風雨無阻。母生時懼雷，每雷雨時輒至墓旁，大呼曰：「兒在此，勿懼也。」同治丙寅，清水潭壩倒，狂流急注，一片汪洋，乃於墓旁立木椿，以繩之一端繫椿，一端束己腰，而呼曰：「兒在此，長伴父母，大水雖來，亦不能沖兒去矣。」水至，距墓前不遠，四面皆壁立，如城然。堤岸救水之官民望見之，大驚異，詢其人，乃咸知為朱孝子也。墓之四周，田約九百餘畝，未遭水害，後收穫極佳。李文忠公奏請為建坊，並以表旌之。然朱習舊業如故。曾文正督兩江時，聞其名，召之至，賜坐，令改業，朱曰：「此為吾祖業，歷代相承，不敢改也。」曾聞其語，稱之為愚忠愚孝。

莊曾炎代父戍

同治朝，陽湖有莊曾炎者，事父母，以孝聞。父逢吉，入戍得山東某縣縣丞，坐法戍奉天。曾炎方弱冠，痛父遠行，奔訴於郡守，欲走代之。守有難色，曾炎號泣於庭曰：「人孰無父哉！奈何獨沮於我也？」左右為之請，太守亦鑒其誠，獲如其請。曾炎遂即日入道，詣京師，伏闕上疏曰：「臣父縣丞逢吉，不幸罪吏議，謫戍遼陽，筋力就衰，不能執事。大母范，春秋踰九□，旦夕想念，恐染霜露疾，無以遂其菽水之忱，終天之憾，或及其身。臣犬馬之齒方殷，願代父作勞，使其終養，雖即死，無恨。聖天子以孝治天下，惟哀矜焉。」疏入，穆宗惻然從之。

曾炎乃易短衣，欣然就道，無難色。然體質羸弱，不勝負任之苦，越月，以疾歿。臨卒，謂吏役曰：「毋使父母及祖母知，恐傷老人心也。」曾炎通《毛詩》，善歌辭，賦性剛直，讀古忠孝事，歛衽久之，且曰：「使曾炎生於其時，亦當若是。」遇友朋患難，舍身赴援，蹈湯火不辭也。卒年僅二〇二。

祝世喬尋父

祝世喬，字子遷，江西人，神谷子也。方襁褓時，父遠游，久未歸，及世喬年〇五，乃子身遠出以求之。歷楚及秦，數瀕於危。

神谷精醫術，楚有楊某者，德神谷之療其疾也，思報之。及見世喬，亟欲妻以女，世喬泣辭曰：「父尚未見，敢言妻哉！」遂辭去。而秦西山高地寒，值嚴冬，皸瘵無完膚，自分必死。久之，乃遇父於西和縣，相抱而泣，奉之至高陵，始卜室焉。世喬雖在窮途，讀書不輟，後卒知名於庠序。

郭孝子伏墓衛母

瀏陽郭孝子，村氓也。早孤，以力食於人，得值以養母。母畏雷，孝子因之不遠出，春夏之交，故多雷，輒棄其所事以歸，聞雷聲，即持抱母，一日，母曰：「幸兒衛我，得無怖，若在九泉，誰衛我者？」孝子慰之曰：「母百年後，若逢陰雨，兒嘗守母如母生時。」後母卒，葬畢，即宿墓旁。旁有小巖，可容一人，乃廬其中，晴則出，陰則守。每雷電交作時，即伏墓側而呼曰：「兒在此，母無恐。」率以為常。

馬賊亦知教人以孝

馬賊出沒奉、吉，以乘騎繫鈴，行時有聲，故又曰響馬。恣睢殺人，旅客遇之，輒無幸。陽湖憚某以省母南歸，途遇長髯客四五人，怒馬而前，喝令止，憚曰：「財帛恣君取之，但得生還見母，斯幸耳。」皆斥其詐言，欲殺之，其一獨曰：「吾輩任俠，當教人以孝。彼以省母歸，孝子也。」搜其篋，見有朱提五笏，取其三，以二還之，縱之去。

劉某殺虎救母

童子劉某，遂安人。年〇四，采薪以養母。一日，自山中歸，且行且歌，鄰人奔告曰：「虎銜爾母去，猶歌耶？」劉大驚，棄薪而歸，荷鐵叉以出，走逐虎。及之，以叉籍其後，虎怒釋母，還噬劉，張其口，呀呀然。劉搥以叉，中其齶，虎躍，劉亦躍，又益進，貫其頤，乃槽叉於地，虎口不得噙，兩前足在空際，不能用功，困甚，久之復躍，帶叉而仆。劉亦仆，起，亟負母歸，呼鄰人往視虎，則死矣。納之官，官賜錢〇萬，母傷不甚重，藥之而愈。

馮竹儒歸父櫬

蘇松太道馮煥光，字竹儒，廣東南海人。以舉人從曾文正、李文忠軍，歷保同知，總辦江南製造局。留心經世之學，設局譯璫書數〇種，又購明代實錄置於廣方言館。造第一輪船成，欲乘之以環地球，志甚壯也。父玉衡先以事戍伊犁，同治壬戌，卒於戍所。同人陷伊犁，竹儒方從文正於安慶軍次，告假往求遺櫬。出歸化城，歷蒙古草地，至古城子不得進，慟哭而反。光緒丙子，左文襄定伊犁，竹儒已官觀察於滬，求解官，再往訪柩。奉旨，賞假一年，不必開缺。時回疆雖定，道路猶梗，非商賈不能往。竹儒之從父祖兩澍，乃詭為賈服裝，先發，竹儒隨其後。祖兩澍果得玉衡柩於伊犁廣東義園，載以東反，竹儒遇之於安西州，扶柩歸葬，至江寧龍江關，疾作，抵上海而卒。

方竹儒之歸也，中途，有旨寄諭疆臣：「馮某不論行抵何處，著即人都引見。」蓋將大用也。

傅氏女殉父

傅氏女，湖南人。幼從其父宦於中州，父甚愛憐之。年〇六而嫁，已首途矣，父自送之數〇里外，將返，解所衣半臂授之，曰：「途中以此禦寒。」既嫁，夫婦甚相得，又柔和，善事其舅姑，一家無間言。已而其父死，舅姑秘不以聞，夫告之，女大慟，舅姑爭慰藉之，女曰：「蒙舅姑過愛，新婦敢不自愛乎？」乃止不哭，然不數月，竟奄然而死。死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懸其父所與半臂，向之而拜，拜已，輒飲泣，良久始出。對舅姑，則愉色婉容，仍如平常，其在幽閒無人之所，未嘗不涕淚橫集也。

馬氏婦孝姑

馬氏婦。湖南人。其姑病且死，泣曰：「姑婦二人相依為命，設不可為諱，則新婦兢兢何所依？形單影隻，亦就死耳。」姑曰：「汝勿憂，我死，且為鳥，仍與汝居。」已而姑死，果有鳥止於室中不去，時集於其婦之懷，乃日以米飼之。至月餘，婦泣而祝曰：「姑憫我孤苦，化鳥，以卵翼我，甚善，然我心何安？請自便。」祝畢，鳥去，不復來。

史氏婦鬻子葬姑

高密史立言以家貧故，率妻子奉其母出外謀生。至萊陽，母病歿，遂厝柩於廟，屬妻居煙臺暫待，而自赴吉林謀生。妻以姑柩未葬，日夜懸念，乃以五齡之子易銀幣二〇元，扶柩歸里，謀葬焉。

柴氏婦願鬻身養姑

歷城西門外有柴氏婦，其夫賈也，頹歲折閱，資盡不能養母，婦詰夫曰：「母與妻孰重？」夫曰：「母重。」「事夫與事姑孰重？」夫曰：「事姑重。」婦曰：「然則鬻婦以養姑乎？」夫泣，婦亦泣，鄰人乃釀金遺之，婦卒不鬻。

張大觀拯母斷手

某歲秋，伊洛大溢，水破外堤灌城，洶洶有聲，民皆避水於魁星樓，張大觀者，亦奉母登焉。水撼急，樓傾，眾皆溺，大觀左手為樓石柱所觸，腕折，不斷如繩，血漂波赤，不顧，人奔濤求母。孫號救，大觀叱之去。望見母髻露水中，得之，負出水。有老樹橫偃衢口，大觀曳其斷手，獨以右手舉母，騎樹枝上，復泅而覓食以食母。母撫其斷手而泣，佯慰曰：「兒手雖折，幸不創，母自愛，毋憂。」水退，負母歸家，猶屏當衣食，是夜創重，竟死。

蔡應泰護母柩

蔡應泰母方死，而伊洛溢，水將至，以繩縛母柩，流轉洪波中，相與上下，柩與手若兩翼飛，瞬息八〇里，下鞏縣神隄灘。神隄灘者，北邙山尾也。山橫洛口，遏黃河，河漲，倒灌洛流，縈旋灘上。柩忽為沙擁，村民異之，以長鉤引至岸，舁之上，蔡亦無恙。日將暮，聞鄰村喧救兩人，趨視之，其妻與子也。眾嗟歎，釀錢送之歸。

楊璞襁母逃水

伊洛水溢之年，楊璞者，與其弟奉母居，弟饒於資。璞懦且貧。水至，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，母呼之不應，竟去。璞怒，棄其妻子，襁母於背，將浮沈。抵北窰，水勢奔驟，若有挈之者，旋躍入大溜中。山上人望之，如鼉鼉大潰不沈，亦下神隄灘，村民救之登岸。頃之，有一婦人抱子漂下，母遙望，忽號曰：「吾婦與孫也。」拯之，果然，翌日歸。其弟舟將抵北山下，山石崩，壓舟，夫婦俱溺死。

蔣少穎移居念母

武進蔣樹德，號少穎，幼孝母，及母年七〇而寢疾逾歲，朝夕奉事，督其婦煮藥，嘗而後進，夜則與婦番宿遞侍。嚴寒大澍，以身掖護之，使婦承之以器，終宵惕息，即倦，假寐而已，自寢疾至歿，未嘗一日安枕也。後〇餘年，為光緒中葉，移居新廈，歎曰：「母在時，思得新屋以居，以貧故未能，今不及矣。」因淚下。

中州丐殉母

中州丐者，不知其名，亦不詳其姓氏，人於中州道上見之，因之得稱焉。年二〇餘，面目黧黑，鶉衣百結，奉母棲古寺中，日必市酒肉以歸，不得錢，雖昏暮，猶膝行號於市。市人厭之，怒叱曰：「若貪酒，宜丐也。」曰：「以供母。」或有疑其罔者，潛偵之，則攜酒跪母前，雜出餽餘，陳之几，母少啖，則大喜；不食，則跪而泣且勸，呢呢若小鳥之反哺。或拊手歌唱，曳杖跳舞，

或蹲地作沐猴舞，及雞鳴犬吠聲。母死，號泣三晝夜不絕聲，里人憐之，集資殯焉。又號泣三晝夜，不食而卒。

李明安鬻子養母

李明安，嘉魚人。有母，年逾六旬。妻劉氏，亦賢淑，生一子，僅四歲。某年，以靈雨為災，不舉火者互三日，李泣謂其妻曰：「勢迫矣，母命促矣，奈何奈何？」妻曰：「今有一計，與其使母作餓鬼，遺恨終天，不如以此子售之於人。此子逃生，母命得保，豈不兩全耶？」乃以子售之某船，得錢二□緡，以養母焉。

王承基傭工養祖母

濟南西關有約承基者，年□五，父歿，祖母尚存，年八□矣。家貧，自知祖孫難以存活，因傭於修造工程處，日得工錢三百文以養祖母。

毛勝孝母

毛勝，上海人，父亡母老，無兄弟，平居無恆業，惟日取贏於博場以為生。然性孝，事每惟謹，與人爭，母至輒解，或毆辱人，人訴之其母，母譙責之，亦俯首受命。里有新設藥肆者，一日，肆中人方早餐，毛顧肆主曰：「腹餒甚，可飯我。」肆主知其無賴也，為具餐焉。比暮又至，如是數日，肆主無如何，而毛益貪得無厭。自是而索魚索肉，偶不應，輒洶洶，欲用武。一日，早餐稍遲，毛至，罵曰：「此時不飯，胡為者？」肆夥應之曰：「主人有家祭，稍遲耳。」毛盛氣入，見肆主夜冠跪拜於地，遽怒曰：「過時不飯，而匍匐於此，是何狀耶？」盡毀其祭器，大呼速具飯來。肆主不得已，為之具飯，飯至，不及半，掉臂去，蓋又往博場矣。

肆主至是積不能堪，就商於鄰，鄰人曰：「彼凶惡已極，無敢撻者。然其母甚賢淑，毛甚畏之，盍訴諸？」肆主乃往覓毛之居而往訴焉。扣戶，有出應者，毛母也，遂盡以前事告。母聞之，亟為負荊，遣人覓毛至，嚴責之，毛俯首長跪無辭。母怒甚，執鞭重笞之數□，毛嗚嗚泣，不稍動。主人乃代為乞免，母乃叱毛起，戒以後毋得再犯，毛唯唯。肆主返，而毛之跡竟絕於藥肆之門矣。

其後，毛以事被控，縣令欲發充極邊，毛泣而告曰：「小人固當刑，有老母，不能供饗殮，是所痛耳。」令召其母至，曰：「子不肖，罔知法紀，自宜按律處置。」令曰：「若子能養若乎？」母曰：「能。」毛大聲呼母救命，且曰：「兒今後誓不為惡矣。」叩頭無算，母亦泣。令釋之，毛亦由是不復作惡。毛有子曰南，始亦有父風，後得其姊夫勸導而改行焉，蓋亦為惡不終者。

王繼毅殉母

王繼毅，會稽諸生也。父英瀾，為鄞縣教諭，全眷隨侍任所。繼毅志趣超卓，能文，工詩，善書法，處骨肉間無間言。某年，英瀾病，與其兄子獻太史繼香禱於神，爭死甚力，英瀾卒不起。繼毅哀毀骨立，瘞髮殯所，忽產靈芝一莖，人以為孝感所致。翌年三月，母又病且殆，繼香方返會稽，乃為疏，禱於神曰：「去年父病乞代，以志行未堅，未能感格。今母抱痾日亟，剖肱割肝，不免傷殘肢體。曷若削兒紀算，續母桑榆。晨昏尚有諸昆，似續已延弱息，塵世名利，況非本懷，身後毀譽，在所不計，湛湛月湖，寸心可鑒。」遂投湖以死。死後，其家人乃於案上得遺札云：「去來有期，此行甚樂。」並處分身後事甚悉。又題字於湖亭之柱曰「漱六道人歸真處，道人隨父之鄞縣學任所，父卒越百八□日，入月湖以去，時年二□九」云云。家人如其札中所言，索之賀公祠畔，果得尸，植立水中，冠服不亂。時宗湘文觀察源瀚方守甬，訪知其事，詳請浙撫，專摺旌表。浙撫以事近奇僻王道不取駁之，宗固請，卒如其議。遂為立碑於月湖之旁。

孫蘭貞殉母

襄陽孫蘭貞者，孝女也。性溫柔，年□五，父早喪，寡母撫之成人，家無遺產。嘗從母紡績，母病痰喘，不能吐，蘭貞乃口含母唇而吸之。晨夕侍奉，割肱進湯，然終不見效。及亡，蘭葬之，禮成，痛哭，絕食七日而亦死。死時方嚴寒，女單衣，蓋已質棉衣等物以葬母也。鄉人賢之，為葬於母旁。

殷雪雪感犬而孝

殷雪雪，廬陵西鄙人也。父母具存，無兄弟，家貧甚，綯索織草履。不讀書，父教之綯，母教之織，皆不應，耐然而嬉。常命之入市，鬻索實履，得值，不奉其親。悉數易酒肉飽口腹焉。偶呵之，則惡言厲色以抗，偶扶之，則應手揮拳以報，如是者有年。家畜一犬，雪雪愛之，故得食必分之犬，犬固馴，能習雪雪頤指。後犬生子，子長而母犬老矣，犬子得骨肉輒先獻其母。未幾，犬母病，毛脫皮爛，犬子輒為母舐傷處。越三日，犬母死，犬子狂號，其聲如哭，不食亦不飲，號一日夜亦死。雪雪見之，忽大感悔，引手自搯其面曰：「予過矣，予過矣。犬，畜類耳，其孝也如此。予，人也，今乃不犬若耶？」乃疾趨至父母前，拜泣不能起，叩額有聲，仰而哀曰：「阿爺，阿娘，兒知罪矣，今不敢復爾矣。」其父母睹狀，殊駭異，則曰：「起，起。誰教汝者？」雪雪曰：「兒觀犬子猶能以身殉其母也。」父母叱之起，曰：「汝能孝，予無憂矣。」自是而後，雪雪起敬起孝，能以力養，終日綯且織，積三日一出售，以錢易米，負而歸，炊以奉父母，父母既飽，食其餘。既而更樵淤山，漁於水，所入較豐，乃得以甘旨養父母。雪雪年三□一始有室，室人不德，動違翁姑意，出之，再娶，舉二子。父年至七□一，母年至七□五，父先卒，母越二年逝。雪雪髮斑矣，猶作孺子啼曰：「予□八年前，苟即能孝養，則可多博父母□年之歡。今日思之，大有憾矣。」未幾，竟抑鬱以終，鄉人咸稱之為殷孝子。

羅義進養父

肉之類，備列無遺。父年老，飯益健，義進侍側，頤動眉肆，若自饜者，父食稍減，則退亦弗食，如是三□餘年。同治戊辰，父患目疾，結厚障，西醫將啟以刀，義進大啼，父卒就西醫館，啟其障。義進日載珍膳，即館以哺父，夜復即床下宿，歷百有五日，疾愈。

義進同懷兄二人，均有子。義進壯時，嘗佐人買遷，受直輒奉親，父將為之娶，義進語人曰：「兩兄所獲，僅庇其孥，我娶，我父安得養？我終不以婦人奪己之養也。苟大宗勿廢祀，我寧為其不孝者？」故終身鰥。

光緒甲午，父目疾復作，義進策父年高，不可更即西醫，乃五更起，似舌舐父目，既設案中庭，搏頰籲天，遲明始已，凡二□四閱月，而義進病。

先是，義進有足疾，常患脛腫。至是，家人戒勿夜起以增困，曰：「父愈，我病，庸何傷？」疾幾殆，猶即枕上禮佛弗輟。乙未某月卒，年五□有三歲。

義進晚年屏落世事，專以養父為急。恆於父前作嬌呢，若嬰兒，父年高，亦忘義進之歲，以為尚三□許也。嘗曰：「吾子三□矣，未娶，奈何？」其死時猶喃喃呼父也。

李氏女斷指救父

東臺李氏女，父買鹽，不納有司賦，官捕得，法當死，簿已伏，刑有日矣。女求見運使，泣懇於庭曰：「某七歲而母亡，蒙父私盜官利，衣食某身，為生厚矣。今父因養女而獲罪，女當坐法。若不可，官能原乎？原之不能，請隨坐之。」運使憐而原之，因為減死。女大泣曰：「某之身，前則父所育，今則官所賜，願去髮為女道士，以報官德。」自以女子之言難信，因出利刃於懷，斷一指以示決心，血淋漓，見者皆驚。運使益義之，竟赦其父，女乃即披剃為尼。

藍忠殺虎救父

藍忠，漳浦人。生有膂力，事親孝。妻卓氏尤盡婦道，宗族稱之。所居村在萬山中，常患虎，嘗有一巨虎為近村伏弩所傷，憤跳怒吼，聲裂山谷，居民閉戶莫敢聲。忠與叔比屋居，時夜深人靜，虎咆哮，撲其叔門。其家以世居山中，防虎患，門內植兩柱，衛以橫木。虎猛撲，不能入，其叔恐，大呼，虎聞聲，狂跳登屋，被瓦柄直下，斃其叔。

忠之父聞弟有虎患，發聲助喊，虎復狂跳破屋，撲其父仆地。忠於是手長刀，直前鬪虎，卓攜杵從之。虎舍其父撲忠，忠持刀刺虎，中其喉，刃入腹三尺許，拔刀，不得出，手餘脫柄，虎負痛復撲忠。卓棄杵，急自後抱虎，雙耳搯虎頸，虎既重創，不能脫。忠持手中柄連擊數口，惶急山，卒無以斃虎。卓呼曰：「斧。」忠急覓取斧力劈之。比雞鳴，夫婦力皆疲，瞪目熟視，則虎已死矣。急視父，尚臥地呻吟，乃共扶入寢所，以藥敷治之。翌日，其父竟死。

忠屠虎祭父，哀痛極切，喪葬悉如禮。里中父老謀白其事於令長，請旌表，忠泣辭甚力，僉曰：「無傷孝子心也。」乃已。

范仲光為父割肱

范仲光，桂陽人，農家子也。幼聰慧，父母命入塾讀書，過目輒成誦，以故師及同學咸愛敬之。年□八，父遭危疾，醫藥罔效，仲光潛割兩肱，家人莫之知也，見其慘淡無人色，竊異之。未幾，父竟死。仲光宛轉眩瞶，神支離，不自克，如欲無生者。其母懼失子，踰兩月，召其同學者數輩強掖之至塾。仲光重違母意，忍涕習所業，手掣縮，艱上下，人靜，輒絮泣。其曹疑之，陽與語，時而袒其臂，則左右各去肉倍寸許，赭如渥。仲光哭，其曹皆哭，人始知其割肱也。免喪就試，補弟子員，舉一子，終以毀故，病咯血，年二□有五遽沒。妻何氏為守義撫孤，克自立焉。

姜冠東為父復仇

姜士剛以拳術鳴於淮徐間，天下聞風而慄，過其門者，咸側目焉，往與較武者，輒斃之。光緒癸卯，有僧叩門入，見姜，再拜而言曰：「敝寺長老，震君名，特遣僧相迓。」言畢，出百金為壽，姜許之，遂行。

姜子冠東從行，至寺，僧入報，未幾，老僧引數□僧出迎。老僧貌崢嶸，餘僧亦起起，冠東奉父祛，姜曰：「我何畏哉？」既登殿，僧率徒下階拜，並請登高閣飲宴。姜諾，循梯而上，冠東曰：「宴殿上可耳。」僧急伏地謝曰：「公子膽怯，不敢請登閣矣。」姜自許勇敢，命他僧引冠東出，冠東不允，姜怒，拳之，冠東乃泣而去，曰：「父好自為之。」老僧再拜曰：「君開誠布公若此。」旋令左右進酒為壽，且飲且行，及至高閣，提窗四顧，但見四周危山高聳，下臨絕澗，惻然心動，然已半醉，肢力微弱。突聞鳴鐘一響，老僧及其徒皆出鐵尺撲姜，姜大驚，急以手拒，戰數合，斃其徒□餘，傷者不可勝計，然亦卒為老僧所殺。

冠東聞父被戕，乃匿殿側，伺老僧出，以刃斫其頭，頭不為動。冠東急奔，得脫，號啼於荒山之麓。有樵父問之，冠東告以故，樵父慨然曰：「予為爾復仇，何如？」冠東曰：「能復父仇，雖頭不吝。」樵父曰：「誠然。」冠東曰：「惡僧勇甚，其頭，利刃不能傷也。吾懼吾頭雖割而仇不得報耳。」樵父以拳撲山巖，山巖崩，曰：「惡僧頭視此何若？」冠東乃三叩首而自刎，樵父取其頭往面老僧請賞。僧命之人，口未啟而樵父已引刃斬其頭。樵父乃還頭於冠東之尸，埋於山麓。

韓氏女為父復仇

馮雄，濟南人。少年入綠林，勇冠儕輩，然運使武器，率不中規矩。壯游燕、趙，從名師習技擊，藝遂大進。後為鏢客，□餘年名大著，遠近莫敢撓其鋒。

一日，馮護軍餉至陝，中途舟泊大嶺下。時值炎暑，倦而假寐，恍惚間，舟略動，馮驚醒，見一人短衣窄袖，在艙面攜一銀包躍上嶺去。急起逐之，其人忽徐忽疾，或奔或躍，竭力馳驅，終不及。須臾，至一巨第，第有牆，牆闢一洞，徑不盈尺，其人縱身上，虵伏以入，馮體大，不能容，乃登垣躍而下，中無人跡，甚異之。緩步入內，見一室，有榻，羅帳低垂，露纖足，纖不盈掬，所失銀包在足下。馮駭異，欲徑前取銀包，而堅不能動，急返身出，忽聞語聲，回顧，則姿容無世之□七八好女子也。馮欺其弱，遽放一鏢，女接去，連放連接，而鏢已盡，急拔佩刀相拒，女又從容以飛劍破之，馮亟伏地請罪。女笑曰：「余兄妹二人隱於此，久聞君名。吾兄攫銀無他意，欲一較技也。」遂令馮就坐，復令馮與其兄相見，設酒饌款之，遂共飲，席次詢之，知為韓姓，父亦豪客，為仇所害，女善父術，能水上行，兄雖得父傳，然遠不如女。兩人之隱於此者，以父已死，兄妹具此絕技，恐人疑也。馮辭去，女即以銀包授之。

馮抵陝而還，順道再訪，其兄已他適，惟女留守。馮自陳願隨女學，女許之，居三年，盡得其技。女曰：「可矣。」遂遣馮去，馮依依不忍別，女曰：「勿爾，此間亦非余等久居之地，徒以大事未了，故不得不瀟跡耳。君此去，前途尚須自祕，且毋以余等蹤跡告人也。」馮唯唯而去。

馮自是藝益精，然凜女戒，卒不敢露圭角。棄鏢業，隻身作汗漫游，道出會稽，有異僧，就廣場演拳術，往覘之，見僧飛身凌空，翻縱騰躍，所習與己相似。遂入場求一角，僧頷之，甫交手，僧曰：「止，是我道中人，無須角，但請以令師姓名告我，異日當踵門謝罪也。」馮固請較技，僧乃與馮相盤旋，□餘合外，僧忽騰一右足起，馮不及避，中胯下，顛數□步，僧竟去。馮大窘，幸為輕傷，急赴陝告女，女詢其狀，曰：「是我父仇也，技不逮余父，然終非汝所敵。幸渠識為道中人，猶未加毒手耳。此去度不遠，汝再往跡之，當為汝援。余兄訪之三數年，卒未能得，今乃在是。」馮悚然，女遂偕之行。果復與僧遇，女先隱身去，僧見馮笑曰：「前日幸恕冒犯。」馮曰：「無妨，今日可再一決耳。」僧曰：「彼此一家人，何苦仇？」馮不可，求必再角。僧怒曰：「後輩何得無禮？豈莫欺老衲龍鐘耶？」遂與馮搏，三五合，馮已不支，方危急間，突見白光一縷，直奔僧喉際而入，僧出不意，大吼一聲，據跌百步外。就視之，氣已絕，顧視女，亦不見。再往訪之，則廬舍燼矣。

英人旌表孝母之吳二魁

孟家莊距威海四□里，為英國租借地。居民有吳二魁者，事親至孝。某日，母病劇，吳割股肉以療之，病果愈，事為威海英官所聞，奏明英皇，給一等金牌及銀幣□圓，且令二魁攝影以寄英，並語二魁曰：「汝事母心誠，感動上帝，必降福於汝。此後汝母設再病，來此陳之，當令醫至汝家為汝母診治，不需資也。」言畢，驗其股，創痕固死在也。

江孝通戀母

歸善江孝通孝廉逢辰，孤高自喜，人世一切營謀，若未知也。性孝母，家貧，不可為活，嘗游番禺梁節庵按察鼎芬門。梁後至鄂，乃言於張文襄，延江至鄂，分校某書院，即主於梁。後回粵，又數年死，臨死猶戀寡母也。

陳永勝廬母墓

陳永勝，衡陽人。為縫人，性奇孝。家貧甚，母目失明，永勝侍左右，所入必市甘旨以進，母有所之，必負以行，常負而徒步越數百里。遭火，永勝臥疾，厥然起，負母劍弟以出。時火光燭天，永勝自赤煙中躍而過，衣不燃，見者歎異之。年二□二父歿，明年，從母之江寧，貧愈甚，無所得食，日號於軍壘前。軍士憫之，曰：「若何能？」曰：「能縫紉。」乃言於軍校，使司助匡，然所得殊微，乃節縮其饋以供母。逾年，母歿，永勝慟甚，既厝治山側，廬於墓，及三年之喪畢，猶不出。光緒戊甲，江督蘇撫奏旌之。

永勝不識詩書，初不解廬墓為名高，蓋依母為命，母厝而猶不忍離耳。程一夔嘗過冶山下，見茅屋中有一人執粽拂趺坐，不言亦不笑，意為學道之士，訊之旁居人，始知為永勝也。聞旁居婦嫗競為具食，且護衛之。

張四殉母

張四，宣統時延慶州人。貌寢而有力，人呼曰大力哥。二弟一妹皆夭亡，四捕獸養母，以孝聞。嚴冬霜雪封山谷，無所得食，則仰天歎曰：「使弟妹而在，吾可出謀升斗，甚矣，天之困我也。」村之長者聞而憐之，則稍稍濟其乏。四曰：「人稱吾大力，吾不敢辭，稱吾哥，何若稱吾丐乎？」四嘗捕一狼，相持終日，馳逐六七□里，乃斃之。又嘗徒手縛一豹曰土豹者，猛獸也。其多力如此。後母死，葬之山中，觸石殉焉。

史久成為父復仇

史久成，字青照，大興人。父悠釗，幕遊關外，光緒初，以縣丞需次遼東，被檄勘案山中，為馬賊所擄，索千金，無所得，支解之。久成方□六齡，見父久不歸，疑有變，辭母曰：「不得父，不生歸見母也。」於是短衣匹馬，手短銃，日伺賊山谷間，無所

得。既而投其黨，得賊魁姓名，且知父死所，密具祭品禱祀之，謂：「兒飲忍含痛，冒險至此，父果有靈，其助兒殺賊。」祭畢，取性埋之，遂手銃，狙伺賊於其寨中。

一日，賊方飲讌，群賊環侍，無所措手。久成乃伴報某地有大隊賈客過，賊喜，命群賊出擊，以久成為導。方出寨半里許。揚言欲急渡，謂諸君且前行，當自後躡至，遂脫身而奔。返寨，魁方據鞍大嚼，且醉，出不意擊之，腦裂。群賊失久成，偃偃無所之，使人返跡之，不獲，正躊躇間，久成喘息至，謂山後有虎，幾為所噬，求眾先殮之。其中一人號最有力，奮臂前，復出不意，銃擊之，立殮，遂持銃大呼曰：「抗予者請飲此銃中彈。余已斃汝魁，今長汝曹矣。」眾大駭，或奔返寨中，或下馬聽命。久成慰之曰：「吾本為父讎至此，今仇已授首，汝曹能聽余命者，則以後悉受余羈勒，不可傷無辜一人。」遂返寨，立誓約，並覓父尸，復祭告而葬之。居數日，久成揖眾曰：「吾故不能為此生活，行矣，將返報母。諸君幸各事正業。」並為之陳利害，眾感泣，誓不復為賊，遂散。

久成扶父櫬歸葬，遂居京師。會母卒，乃隻身走魯豫關隴間，凡數年，既而曰：「得之矣，天下事尚可為也。」以策干當道，當道莫之識，不果行，復遨遊關外數年。宣統己酉，皇甫鵬九遇之於燕市，一見如故，相與縱談天下事。時監國攝政王戴澧初枋政，載洵、載濤兄弟握兵權，久成慨然曰：「二百六〇餘年之天下，其終於此乎？天下將亂，吾不獲為虬髯客，覓海外扶餘，君年少，當日擊其事也。」庚戌，卒於京師，無嗣。

劉禮為父仇殺熊

東三省地廣人稀，其邊鄙之境，森林彌望，豺虎踞之，亙古未開闢。而氣候奇寒，八月降雪，嚴冬冰雪蔽山谷。無虎狼蹤跡，惟熊性耐冷，恆蹣跚荒山老樹間，而無所得食，則漸入村落人家，獵者乃設阱而陷之。蓋熊性猛而蠢，力能敵虎豹，以銃射之，彈中其心腹，猶能負創傷人，故必誘而取之也。有山東人劉禮者，獨能以短銃制熊。銃，鐵管木柄，其射法亦無異於他獵，每天寒雪下，必荷之以伺山谷間，或枯樹穴口。熊自遠來，逆而敵之，不數步，銃發，熊乃反奔，人立而長號，再擊之，而熊猶前奔不已，彈三發，追逐半里，然後倒，而劉無傷也。劉之言曰：「吾技豈異於人哉？知獸性耳。蓋熊受擊必反奔，自後擊之者，適阻其反奔之路，鮮不被其蹂躪者。擊其面，熊一返而不復回，故無傷。」劉又曰：「老夫行獵三十餘年，手斃猛獸以千百計。顧有時不能捕一鼯鼠，非力不足也，不知其性耳。」

劉年五〇許，鬚髮蒼蒼然，而精神矍鑠，過於壯夫。無家室妻子，隻身客吉林，以獵為生，有時操江南音。或有知其詳者曰：「其父商於吉林，為熊所食，乃痛哭，誓殺熊，遂習獵。得老獵師授以察獸性之法，於是發無不中，而所至之地，輒無巨獸入村落為患。」或曰：「察敵之性而後擊之，獵之道也，可通於用兵。」

黃氏女鬻身養父母

黃氏女，蕭山黃秉奎女也。其先世蓋顯者，至秉奎，習為農，體弱，弗任勞苦，女常助之。會歲歉，益貧。鄉有傅姓少年，睹女而豔之，願以二百金買為妾。秉奎泣曰：「雖貧，奈何鬻女？」將逐其使，女亟止之，曰：「父弗爾。錢在彼，允否在父，洵洵然，徒示人以不廣。」秉奎曰：「何如？」女曰：「父允之。女在家，無益於父，滋益家累，不如昂其值而嫁之。父得金稍置產，庶不憂凍餒。女雖弗肖，頗知順道，敬以事夫，和以下嫡，蔑不濟矣。」母楊氏初頗不願，聞女言，亦慙息，秉奎歎息而已。女毅然出，語使者曰：「吾家非鬻女者，茲以貧，且夕委溝壑，自願鬻身養父母。歸語若主，可將三百金來，吾即從若去。」使者返命，傅諾，如女言，遂嫁之。

傅名子文，席父遺業，酗酒賭博無晝夜，又弗精，輒為人算。女常勸之，而怒，待之漸薄，女不敢怨，侍奉益謹。李氏悍而奇妒，幸女賢，不爭夕，且以子文不愛女故，略優容之，女因得免荼毒。李生一子而死，女視子如己出，撫育保抱，殷勤備至，子文亦漸賢之。子文本中人產，不善營生，而賭博所耗不貲，寢困，漸至鬻產，不足，益以家藏器具珍玩。女勸曰：「富而不知儉，其結果輒如此。曩進藥石言，君輒罵余駮，余固早知有今日也。然否泰循環，天道善變，窮通貴賤，寧有種邪？」子文奮然曰：「卿之言然，今請舉室聽子。」因擇日告親友，立女為正室，令主家政。女乃貨其巨廈，賃城中小屋居之，設肆權子母，延秉奎經紀之。數年，業大興，復稱小康矣。

張梅依母

張梅為九江農民文榜女，生有異稟，未讀書，能識之無，性慈善，終歲茹素。數齡時，父命飯牛於外，群女皆嬉戲，女獨趺坐草間，畜牧之暇兼及針刺，不苟言笑。年及笄，有求字者，不樂，曰：「吾欲終身依吾母，出入賴之，生死以之耳。」

孫夏峰救弟

孫夏峰，名奇逢，有弟韻雅，坐事被逮，繫刑部獄，凡五年。將遠徙，夏峰具橐餼以從，病，則為致藥餌，朝夕相顧視，且周卹其同繫者。夏峰故貧，斥產以供弟，故交贈遺皆拒不納，嘗以省弟故，徒步烈日中，兩足皆腫。一日，遇暴風雨，失道，幾溺死，饑渴困頓，遂病。每假寐，口中喃喃，皆其弟事也。頃之，竟不起，彌留時，猶張目曰：「吾弟免矣。」遂卒，年五〇有五。不數日，弟事漸解，免流徙。

魏和公樂受兄笞罵

江西寧都三魏，即善伯名詳、叔子名禧、和公名禮者是也。和公少叔子五歲，父命叔子授以書，笞罵皆樂受，曰：「叔兄愛我也。」比弱冠，益刻苦自勵，學日進，兩兄儼以畏友待之。

魏和公省兄

魏和公嘗省某兄善伯於潮州，賊方殺人，流血在道，趣負擔者行，曰：「彼方得貨，不遽出也。」卒無恙。及善伯客燕，又省之。

蔣壯其與兄俱歸

順治初，中原寇起，睢州蔣壯其孝廉奇猷移家避河朔。未幾，返，而高許之變旋作。兵刃顛踣中，隴畝荷鋤，身自經理之，卒未嘗廢學。與第五兄刻志砥礪，凡道傍柳蔭、古剎、簷隙，皆坐臥吟誦。以故聲震於庠，兄弟相繼登賢書，人皆榮之。上春官，不第。己丑中副車時，謁選，例得司李，五兄勸就銓，以不忍獨留，遂與兄俱歸。

李雍熙待弟

長山李雍熙篤友于，有兩弟，明熙官濟南都司僉書，將移家別墅，乃分宅與之，不忍離析。延熙卒，遺孤貞之在襁褓，為置田園，撫之成立。延熙有女，則盛奩具嫁之，撫從弟時照遺孤亦如之。族弟以先壘宰木求售，給直而返其券。族人某與其兄弟爭產，則出私錢別置腴田，如其所爭之數而歸之，爭遂息。

徐華國待弟

徐元英，字華國，吳江人。少貧，與仲季二弟分田，仲曰：「季田腴，必易之。」相爭不決。華國謂仲曰：「我田亦腴，可昇汝，毋與季易。」於是兄弟以和。

憚長祉待弟妹

武進憚哲有狂疾，數侮其兄長祉，恆踞其臥榻，溺於食器，且焚屋，長祉弗瞋也。哲袴單，脫已袴與之，曰：「吾弟寒。」易粟斗，分數升與之，曰：「吾弟飢。」孫讀書，則教其姪曰：「吾弟亦望兒讀書也。」妹食，給以麵，晷夜，自驅牛磨之，婦執篲苦蠶，無怨也。長祉，字壽侯。

劉國友養寡姊

劉國友有姊，喪夫孀子，無以為家。劉迎之同居，衣食從厚，令家人禮敬之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李振陽感兄待姊

李振陽，名生春，商邱人。世居邑西南鄙，薄有田廬，力耕而好義。有從伯善治生，織奮自刻苦，銖累所積至八百金。比病革，趣召振陽至，則無所語，如是者數，終不及語而卒。振陽往視其喪，則管篋者迎哭戶內，已而指囊中裝，語之曰：「此汝伯終身所蓄也，遺命畀汝，與而兄平分之。向之所以屢召汝而終無言者，凡為此耳。」振陽聞之，哭曰：「伯雖無子，固有女在。此八百金皆伯忍嗜慾瘡手足所經畫而積貯者也，豈不欲有子而遺之？不幸終身無所出，而至於大故，願以義割恩，不畀女而畀某兄弟，某何心私擅之？味義而傷伯之隱，向之所以數召而終無語者，固命我矣，願以某所應分者均之二姊焉。」及兄至，奉其半以進，告之故，兄曰：「汝能是，以我為匪人耶？其悉輟以資伯之女，勿更言受金事也。」

李氏兄弟交讓

鄆縣李叔則，名士楷，叔範，名士模，兄弟也。叔範初讀書，叔則已補諸生，有名，遂讓其兄使專治經史，而自理家務。已而承父命，使分產，叔範逡巡不忍答，輒曰：「有長兄在，凡田宅，俱請受其下者。」叔則亦曰：「吾家之田一畝屋一廬，皆吾弟所益，吾當受其下者。」兄弟交讓不置，里中聞者競嗟歎，至以其名呼曰：「李氏兄可為模，弟可為楷。」

張仲嘉友愛

張文嘉，字仲嘉。性友愛及於群從。其從姊有適錢氏者，病危，為置棺衾，合姊婿而葬其祖墓之旁。同產女弟二人，則撫恤之者尤至。兄弟同居共爨垂數年，經歷變故。某歲，屋焚，始分產別居，然亦取其荒瘠者。

施督食魚思弟

施譽，宣城人，督之弟也，讀書陽羨。會秋薦新穀，與客會食，烹池魚，督忽泫然曰：「吾弟出門時，魚方二寸許，今盈尺矣。」遂嗚咽廢箸。兄弟間自為知己，常恐年壽不齊，輒於月下相抱持而哭，願世世為兄弟。

林湛分弟憂

康熙初，閩有七才子，林湛，其一也。湛與弟成之友愛甚篤，成之為靈台令，使人相迎，則寢疾數月矣。口授次子，使作書，以報成之曰：「吾平生為弟分憂，今弟當分我憂。」時問疾者繞牀，意謂湛將以家累屬成之也。既而曰：「治民事上，雖竭殫慮，猶懼不免，今不事事而為人所愚，實遺垂死之兄以憂也。」其後，成之果敗。

吳紹先尋弟

吳紹先，稷山人。少讀書，略解文義。三歲而喪父，六歲而喪母。有二弟，季年一，偶與其從兄出，遂失蹤。又數年，仲以博負逃。紹先負販以跡之，南出襄洛，西歷劍州，東至黑龍江，積有六年，卒同時得之。其求仲也，出塞，抵寧古塔，而仲方在某豪家為奴，以情請，不許，乃冒公人入軍府訟。軍吏庇豪，欲威懾紹先，以應對失儀，捶其面，血淋漓，紹先詞愈強直，卒白大帥，持其弟以歸。

時仲冬沍寒，被經大臥磯，紹先與弟相推輓，顧而曰：「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。」比入塞，爪甲灰爛，無存者。至京師，待季偕行。知其事者爭傳說，公卿賢士多就而禮之，紹先赧然若無以自容。衣敝履穿，或贈遺，終不受。有與同寓者，聞其哭失聲，就視之，則讀《魯論》「父母之年」章也。紹先生康熙朝，以是名動於時。

方百川愛弟

方舟，字百川，諸生也，為望溪侍郎苞之兄，長望溪二歲。時家貧，無僕婢，望溪五六歲輒與之同臥起。百川赴蕪湖之歲，將行，伏望溪背而流涕。其後稍長，即各奔走四方，望溪歸，百川常在外，百川歸，望溪常在外。百川嘗曰：「吾與汝得常家居，俾二大人無離別憂。春秋佳日，與二三同好步北山，徘徊墟莽間，候暝而歸，吾願足矣。」

周輿則待弟

錢塘周軾，字輿則，有兄弟七人，次為五。既喪父，兄輿載、輿正、輿述亦相繼而歿，輿則哀毀盡禮，獨泫然曰：「鄉者有父兄在，今父兄之責，萃予一人，較不竭力。」異母弟輿衛、輿封、輿閑並幼，友愛甚篤，其教兄子兩三，一如輿載之教輿則者，曰：「吾以報長兄德也。」每祭集家廟時，群從子弟五餘人，諄諄以孝弟禮義相勸勉，間有犯者，必稱祖宗命，涕泣切責之，甚者予杖焉。

康熙乙巳七月，輿則病卒，易簣之日，忽起坐，徧召親友，勞苦如平生，告家人曰：「吾祖宗累世同居，子孫宜法之。必不得已，分產為七，必均。雖我自勞力而獲，微先人之德，不至此，其敢為己功乎？」又曰：「吾向著家譜，凡我族人，當恤其不足，毋使凍餒以貽先人羞。以我貲資之，不以累爾曹也。」處分後事，小大畢周，曰：「守我成法，亦足保世。」諸弟問兄何往，則曰：「我主麒麟殿使者，候之久矣。大丈夫訣別，寧作兒女態？慎毋哭，徒亂人意耳。」及聞難鳴，曰：「吾去矣。」誦佛號百聲而逝。

賀行素待弟

獲嘉賀莊幼為流寇所掠，其兄行素憂傷感泣，嘗為哭弟詩，聞者悲之。至是，偵知養於晉中，急迎歸，復往晉，厚報其人。居數年，共議析產，行素曰：「先世數椽，兩弟共避風雨。」餘無多業，僅取田一區，樹數株，存先人遺澤而已。

魏石如訪兄

嘉善魏正鏞，字冬木，有弟正錡，字石如，忠烈公後也。友愛無間，皆博士弟子員，教授於鄉，相距數里。一日，石如忽憶冬木，亟拏扁舟，至其館。冬木聞之，欣然延入，一揖後坐定，相對不語，涕泗交作。館主人為具餐，食訖，遂辭還。冬木送之至門，望不見舟而入，終無一言。

胥端生事兄

胥汝衍，字端生。篤友愛。其兄庶出也，事之惟謹，生為營產業，歿為備殮葬。兄之遺孤方數齡，撫之如己子，俄而夭，仰天號泣曰：「吾兄懋德，奚至此耶？」後言及，輒悲痛，竟日不食。

沈去矜讓屋於兄

沈去矜，名謙，仁和人。性孝友，父歿，毀瘠嘔血。會東鄉盜起，縱火殺人，焚其堂，堂固分屬兩兄者，既燼，去矜即割己宅居之。久之，兩兄欲徙去，去矜念兄貧，無資可僦屋也，固留之。

李錯以產讓兄

漢軍李錯，字鐵君，號豸青山人。家世貴盛，淡於名利，析產時，悉以屋及珍物讓兩兄。

胡餘規尋兄

胡恢舜，字餘規。生負異稟，有文章名。充雍正乙卯選拔貢生，以母老疾，不赴朝考。母卒，哀毀盡禮。初，有兄亡於外，餘規跡至天津，已婚王氏而家焉，泣請借其嫂以歸。頃之，又出亡，復走數千里徧跡之，不可得，涕泣反，瞻其嫂終身。

桂天士待姊

慈谿桂貴，字天士。有女兒適魏氏而貧寡，天士往省，即親取姊廁諭滌之，復代之任舂焉。魏居魏家橋，距天士所居二里，姊年九，天士亦八餘矣，魏家橋人無月不見其再三至也。

吳黎玉待弟

吳璟，字黎玉。與諸兄弟友于，無間言。其後食指繁，乃析爨，其第舍完整，季宅窳陋，乃曰：「吾弟幼，不任土木。」乃相與易之。母孺人之養老公田，盡以讓其幼弟，曰：「吾以承慈幃志也。」

康子厚事兄撫弟

康悝，字子厚，興縣人。有兄弟四，年既長，讓分居，乃拓地建屋數間。既成，讓諸兄弟，而自居故宅。或問之，曰：「長兄，吾所事，弱弟，吾所撫也，吾不可以懷安也。」

張側庵待弟

張側庵，名大俊。友愛諸昆季，析產，取其瘠，讓其腴。諸昆季或中落，復給貸無倦容，匄金至數百緡，至於母息無所償，有見之而赧者，即焚其券，曰：「昆季，吾同體也，義重則財輕，若之何以錙銖計乎？」

高宗友愛和果二王

高宗友愛和、果二王，賦詩飲酒，陪宴無虛日，然不使干預政事，和少時驕抗，恆優容之。嘗命監試八旗子弟於正大光明殿，日已晡，上未退朝，和請上退食內宮，恤臣僚也。後以齋宮為更衣殿，不復駐蹕。

馬嶠谷愛兄弟如一體

祁門馬曰瑄，字嶠谷，家揚州。兄曰楚，出後世父，嫡母洪恭人出。弟曰璐，與嶠谷同母，皆陳恭人出。嶠谷至性過人，受經後，嘗據案靜坐，屹然若老儒。說經嶽嶽，不可撼，難兄釋弟，考校文藝，評隲史傳，旁逮金石文字，自相師友。後雖授室，風雪凄其，未嘗不抵足聯牀，恒曰：「吾三人如一體，不能暫分也。」

施舊山兄弟相愛

施謨，號舊山，嘉興人。出嗣於錢塘謝氏，為之治生產。尋歸禾，兄弟故相愛，往依之。一日，告其兄曰：「二兄以勞苦農務致畜聚，而弟顧閒居，坐享其逸，不忍。向在謝氏，與杭人習，當就彼謀營，以冀自拔。」二兄慨然，各贈以金。量受其半。遂之杭州，賃屋以居，稍積貲，歸金英兄。兄拂然曰：「弟乃以我為非人耶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人事消長不可知，萬一蹉跌，欲更貸兄金，兄詎不可復見與耶？且與為耗散而重困，孰若得子而歸母。由此以思，金之歸，弟之福，兄之所樂也。」二兄曰：「善。」自是家於杭。後二兄相繼歿，歸為經紀其喪，撫遺孤，俾成立。

臧和貴事兄

武進臧和貴處士，名禮堂，與其伯兄名庸字用中者，並以博學聞於時。有兄弟四人，敦友愛，少師事伯兄，敬愛彌加，然有過，輒規誡無隱。仲兄嗜博，諫不聽，則日追隨之，並約至父墓立誓，弗再犯乃已。伯應京兆試，聞仲蕩產，致家累不支，寓書切責，辭頗激，連陳二書。和貴歷引經史往蹟以勸之，纍纍數千言，伯因而感釋。至其為季弟謀安全者，亦無微不至也。

蔡居拙事兄

蔡居拙，句容人。性癡騷，與兄同居，家僅有田可耕耳。兄力田。居拙販買，致產數萬金。當始為賈時，人多笑之，曰：「是癡騷耳。黠者猶多折閱，況彼耶？」然居拙廢貯蓄，財奇贏，多出意外，倍於能心計者所得遠甚。兄與析產，乃不言此數萬金者為己有，以之九推與兄，曰：「吾兄有六子，累滋重，吾僅一子，無用多金為也。」築屋數間，僅取其一，餘悉以歸兄。

阮世恩祈死代兄

阮世恩，字聿修，桐城人。兄世忠，為學官弟子。友愛無間，一人以事出，則終日徬徨不寧，夜常同榻而臥，有疾病，則親視湯藥，未嘗頃刻離。世忠讀書佛寺，忽嘔血，世恩時以為憂。乾隆丁卯春，世忠自為棺，而世恩監匠者髹漆其上。匠言兄死當在七八月，世恩即慘愴悲懷，自以二子小伯曉日皆成人，而兄僅一子無母，且幼未授室，願以身代。禱於上下神祇，凡刺血書詞七紙，而世恩是年遂得疾。踰年，世忠病甚，醫多言不治。世恩與同榻臥，而使其二子更迭候夜，且復禱如前，又刺血書詞七紙。世忠尋愈，而世恩遂以是年七月初四日卒。

蒲宗瑾六世同居

蒲宗瑾，沅州人，六世同居。自祖父及宗瑾，三傳兄弟得五人，四傳得七人，五傳得四一人，六傳得六人，男女共一百二十三人。秩以分，聯以情，主持家政，規條嚴飭，人無私財。乾隆己巳，知縣張淑獎以額，曰：「聚順可風。」

楊瓊華愛弟

乾隆戊子，楊重英既被執於緬甸。其女瓊華，當父在緬時，素服持齋，時遣人周卹其弟。

李嵩泉愛弟

甘泉李濱石，名鍾泗，有兄鍾源，字嵩泉。嵩泉愛某弟，能教之，每弟會文友家，家無僕，輒自持燈或兩具立其門外，待弟出與歸，雖寒夜，常露立兩雪中。弟屢泣辭之，終不改。自不娶，為弟聘婦，竭力營一室，將遷居而歿。先是，焦里堂過其門，必以餅餌延焦食，自不啖，而勸於旁曰：「吾弟年少學淺，望勿以為市交也。」乾隆甲寅，里堂與濱石同舟試於省，嵩泉送之，坐舟中良久，復諄諄以弟相屬，語次嗚咽。八月二日，濱石歸而嵩泉死矣。

張聘九析產與弟

武威張聘九增生應舉事親孝，親歿，弟求析產，止之不可，則與以田之上腴者半，他器物稱是。未幾盡，弟欲析應舉之所有者，又與之，盡，更與之。凡七析而無以食，乃授徒自給，猶時時與弟共所有。弟歿，及殯乃已。

周白民推產與弟

山陽周振采，字白民。象素封，有瞽弟聽讒言，求析居，悉推產與之。及弟破產，時周瞻之，且撫其子如己子。

趙鎮寰愛弟

上虞趙鎮寰茂才如山為諸侯老賓客。乾隆時，客江左者二年，然恆以大比年歸試於鄉。及歸，輒與諸弟話兒時事，至嗚咽流涕。諸弟以次將婚，歸時，必與之同臥起。手摩其肥瘠以為憂樂。瀕行，每歎歎久之。

顧東巖以忍愛弟

顧我魯，號東巖，諸生，性友愛。有弟出後世父，意漸自外於東巖。會東巖客蔚州，而里之人有自蔚州來者，言南中食物至其地，得值皆倍。弟思獲厚利，捆載而往，然不得貿易要領，既至，物不售，則以委之東巖，謂資本百金，皆質婦匱物，非得倍稱息，則慚負其婦，不能歸。東巖乃竭蹶措百金與之，而弟必欲取盈二百，以無現金，令東巖籍記之，以俟異日。東巖夙諗其畏婦，唯唯聽之。

其後數年，東巖自蔚州歸，弟婦遽語之曰：「昔貸錢者月取二分息，踰三歲，即子母相侔，今此百金已踰載，為子母相侔者三，計當八百金矣。」於是東巖罄裝，猶不足以償。婦日搏膺誅呼，時太夫人猶在堂，不堪其擾，東巖乃以所居室立券付弟，而奉母別居。然屋小，不足抵八百金，衣飾器皿，恣所攫取，故東巖移居，家具蕭然，見者皆歎息。時袁湘涓為書門帖曰：「長物祇餘詩一卷，寄居聊借屋三間。」方家難作時，顧蔚雲贈詩，有「早識訟師由飲食，疊書忍字保彝倫」。皆實錄也。

姚夔待弟

姚夔，晃州諸生，為友愛。方兄弟欲析產時，勸止之，不聽，則曰：「吾平生僅愛一馬，幸以予我，田廬雜物，任兄弟分之，吾不問也。」析爨日，諸宗姻皆會，而夔已先期避去矣。歸時，妻子啾啾以生計為言，夔但問馬在否，不及其他。

李台三哭弟

李台三太學應卜有弟應會亡，遺孤緝方一歲，哭之慟，一夜鬚髮皆白。其撫緝也，食必呼共案，出必視而行，返必問其在何所。緝病瘡，醫針甫下，淚滾滾落曰：「吾有何方為汝分痛？」緝每出，望其早歸。易簣前一夕，緝歸稍遲，更深矣，猶坐以待。及至，厲聲責曰：「獨不念吾望爾乎？」

奎壯烈為兄復仇

奎壯烈公林，勇力過人。高宗以其兄明瑞殉節滇南，故不使臨戎，而奎乞請者再，至痛哭殿陛間，願殺賊復兄仇，上為動容。

乾隆丁亥壬辰，從征緬甸、金川，皆以趨捷建功。

洪霞城事兄

洪煒，字霞城。至性過人。其仲兄警淤目，煒扶持之，常不離。乾隆戊辰，竟璋與之同試於越城，有傳言仲兄病者，即命舟而返，距試期才一二日，而已不及時矣。

包慎伯待姑太太

包慎伯，名世臣。嘗有家書一通，其文曰：「興實見字，□八日之書，至二□六方到，此次遲延至八天，可詫之至。昨責汝阿辛薪水一節，汝須細思之。我少而貧窶，壯而游四方，堂上二老，皆賴姑太太女代子職，若無姑太太，我何能奔走謀甘旨？溯我落拓江湖四□餘年，一貧如昔，而菽水不缺，兒輩宦成，果誰之力，微姑太太，汝輩有今日哉？況汝少受姑母鍾愛，視如掌上珍，乃既壯大，並不知報德，而並其子之四金之薪水亦吝之，我不責汝，天亦不福汝矣。做人道理，全要明白。我在天長時，佐人書記，月得三千，而以二千濟鄭大哥，不足，又為稱貸以益之，此事汝知之。我於鄭大哥尚爾，況汝於姑太太哉！粉飾之詞，我不願聽。總之，阿辛薪水必送，且與汝之任期相終始，至屬至屬。李提戎之潤筆，三千乎？三金乎？便望寄來為要，七月晦，父字。」末附一行云：「百合粉並不見佳，下次不必寄來。」

傅麟瑞七世同居

乾隆己酉夏四月，高宗以河南魯山縣生員傅麟瑞七世同居，特御製詩章、御書扁額以賜之。

周仲壽以束脩奉兄

周錫麟，字仲壽，乾、嘉間人，長沙諸生。有同母兄二，皆力田。仲壽為童子師，束脩所入，雖一絲半粟，悉以奉兄嫂，未嘗自新一衣。

李九以雪兄冤而死

李九，贛榆青口人。邑人罕識其名，問李九，則無不知者。兄七，與鄰人訟隙地，縣官索賄，七弗與。鄰人賂之，繫七典史署，朝暮逼迫，繼以撈掠，飲食又不以時至，七憤而縊。時縣令吳蕊元、典史費長春也。九方午食，聞七死，掀案而起曰：「所不與兄復此仇者，非丈夫也。」投狀海州，州不為理，控諸監司，仍檄州。

九念外省官吏上下徇庇，終無能為兄雪冤者，乃徒步入京，具狀都察院。事聞，下蘇撫集訊。九既多歷風霜，又到省賞罄，日受挫折，瘡疥發於腹背，臥病中，惟祝七冤得雪，即身死無憾。九婦聞之，日夜涕泣，焚香告天，求夫生還，願以身代。而蕊元、長春賄屬承憲官，責九健訟，鞭笞慘毒，身無完膚，九忍死不少屈。蕊元等度終不可威脅，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，置酒召美妓，反復開陳，餌以重利。九始終閉口不言，既而曰：「吾與若厚，不忍牽累，不然，今日之舉，即公堂左證也。」蕊元等聞之，益懼，計無所出，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。

初，醫士某為九診病，長春與相識，夜往謁之，曰：「李九必欲殺我，奈何？」因袖出餅金為壽。醫士佯驚謝，長春曰：「不寧惟是，今日長春一命，吳公一官，懸於君手。君誠能因九病，藥而酖之，報德方長，不食言也。」醫諾，約以□日乘便行事。時陳繼昌按察江蘇，方蒞任，微聞其冤，即日提案，詳摘蕊元等頂帶，將加刑訊。九則躡堂上，眼枯無淚，長涕而號。蕊元等竟不能諱，盡得實情。獄具，蕊元褫職，長春戍邊，吏役正法者二人。九至是喟然歎曰：「今而後死無憾矣。」時受病已深，奄奄一息，歸至半途竟卒。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柩，其妻見柩，觸額求死，姻黨勸慰，乃歸。

彭陶養兄弟

彭陶，字菊村，衡山人，父賈於郴，遂為郴人，方□餘歲，父負債數千金，常累日不會以養父，父沒，為債家所迫，繫於官者月餘。陳某憐之，解其訟，因教之學，曰：「子，有造才也。」見其容若病者，問之，曰：「無食。」食之。年餘，補學官弟子員，去為童子師，而以文字就正於陳，文日進，數年食廩餼。是時館穀漸豐，而養其兄弟六人，且為之娶婦，長兄死，葬之，撫其孤，母又老疾，醫藥甚勤。年三□六，母曰：「汝以予與兄弟故而無妻，如嗣續何？汝其娶以慰予。」娶妻踰月而母卒，踰年，妻又卒，貧益甚，乃不續娶而教季弟學，亦補弟子員。三兄死，葬之，撫其孤，而自亦病。道光辛卯卒，年四□三。

林屏芬愛弟妹

咸豐初，鄞縣林屏芬避難至羅江，中途失夫，所從者惟弟妹，裙布蕭然。寓羅氏宗祠，不得食，或憐之，時周以升斗，則先飽弟妹，而已食其餘。然識字能文，羅氏故多富者，因延之，教子女，凡六年，多所成就。復歸鄞，自是而弟成立，妹嫁矣。

徐司馬懸賞覓兄子

咸豐時，徐若洲司馬鴻謨以薄宦出入兵間，嘗作尉江甘。方受代，而有袁江之役，眷留廣陵。寇猝至，城陷，家屬倉卒出城，中道相失，歷數月，始會於如皋，失一女與其兄子。司馬揭於衢曰：「得我兄子者，予錢□萬。」果得之，曰：「是可以慰吾寡嫂矣。吾女，聽之耳。」俄而亦至。司馬有子琪，字花農，光緒朝，署兵部侍郎。

程某代兄死

咸豐戊午科場之獄，大學士柏蔭樞大辟，副主考程文桂以其子炳棠賄買關節，私遞名條，父子幾同日棄市，後從末減，文桂得免死，僅責炳棠於法。其實正法者非炳棠，乃其弟某。先是程有兩子，長炳棠，次某，皆隨父在京，事發時，炳棠已先逃，三大臣會訊時，弟冒兄之名，力承其事。獄定，始知罪應縲首，顧已無及。刑日，其婦奔赴菜市口，欲向監斬者申訴，為衛兵所阻，不得上，夫婦抱頭大哭，絕而復蘇者再，創卒皆下淚。蓋其婦方少艾，婚未久也。後文桂遭戍，炳棠不敢歸，潛隨文桂往新疆，而次子之婦則竟以痛夫死。

曾文正哭弟

粵寇起，曾文正公國藩既奉詔治軍，而其弟愨烈公國華。靖毅公貞幹亦帥偏師勦寇，後相繼繼逝。文正夙友愛，至是哭之慟。愨烈亡於三河，文正方在鄂，以聯輓之云：「歸去來兮，夜月樓臺花萼影；行不得也，楚天風雨鷓鴣聲。」靖毅亡於金陵，以聯輓之云：「功名百戰總成空，淚眼看河山，憐予季保此人民，奠此疆土；慧業三生磨不盡，癡心說因果，願來世再為哲弟，並為勳臣。」

愨烈，名國華，字溫甫。由監生應京兆試，不遇，歸而講求經世之略。咸豐乙卯，文正督師豫章，粵寇石達開竄江西，周培春等復自廣東竄至，與之合，迭陷名城。愨烈倍道走武昌，乞師於胡文忠公林翼，遂受檄，與劉騰鴻等率五千人行，乃攻克咸寧、蒲圻、崇陽、通城、新昌、上高六縣。文正嘗言：「使吾有生還之伺，愨烈力也。」戊午，李忠武公續賓勦寇皖中，愨烈助之，連下潛山、太湖、桐城、舒城四縣，遂乘勝擣三河鎮，□月初□日，力戰死之。

靖毅，名貞幹，原名國葆。文正奉詔督師，靖毅率六百人從。咸豐庚申，改從兄忠襄公國荃圍安慶。辛酉，克之。同治壬戌，克繁昌等三縣，復會師進薄金陵雨花臺，與寇血戰四□六日，遭疫，遂不起。

楊某待庶妹

楊某，山西人，官貴州。有妹，庶出也，妹甫生而所生母死，育於其母。幼而明慧，父母皆奇愛之，父臨終，謂某曰：「必善視此妹。」母臨終，亦謂某曰：「此女雖非我所生，我愛之逾所生，必善視之。」某承父母遺意，遇此妹甚厚，其妻頗賢，待小姑亦甚厚。女美而且才，家中事悉女主之。已而其妻死，繼室亦賢，仍以內政讓女。女年長矣，某擇配良苛，凡求娶者，某視之，輒曰：「非吾妹偶也。」因循久之。其繼室又死，未幾，又贖娶一婦，婦不能如前兩人之賢，輒怏怏曰：「奈何以小姑主家政？」然不敢訟言於其夫。女知之，乃往往託疾，有以家事關白者，讓以與嫂。如是年餘，家中事遂悉決於嫂，然兄之飲食衣服，女尚手自料理。嫂意不樂，自是而家庭間有違言，女鬱鬱成疾，是時女年幾三□矣。某急欲為擇婿，終以未得其人，無成議。某偶於役於

外，聞女疾甚，馳而歸，則女死矣，乃撫膺大慟曰：「吾知遺言謂何？吾母遺言謂何？吾妹死，吾何面見父母於地下乎？」痛哭嘔血，未數月亦死。

譚賽花為兄報仇

譚賽花，俠女也，佚其里居，從其兄某流寓通州之營防港。性沉靜，不苟言笑，精柔術，尤善用單刀。某亦以技擊鳴，生而驍健，貌陋。嘗強貸富人金，於黑夜投貧乏家，然人僅知其為盜，不知其為俠也，輒目之曰大盜。賽花數諫之曰：「柔術一道，造詣功深，原當救人息難，劫富濟貧，不能大白於天下，竊為兄不取。今莫若斂手，否則將遇害。」某不聽。諸富人乃欲得之以去後患，聞某寺僧有奇勇，出金以招，僧諾。

一日，僧喬裝游方者抵譚門，口喃喃誦經，賽花見之，語某曰：「此有道者也，不可不獻小技。」某遂以小錢一枚，擲入木魚中，且語曰：「速去，毋喋喋。」僧以錢還原處，亦語曰：「區區一錢，何足重輕？量何小也？」脫然去，某亦不與較。僧急往，告富人曰：「譚技藝過人，非僧所敵，不若誣以某案，請兵會剿。」眾然之，白其事於州牧，遣人守要處，僧率捕餘人往擒。與某遇諸途，途次有溝，水可八尺許，某恐眾寡不敵，一躍入河，僧隨之下。未幾，僧舁某出矣，送州牧訊鞫，諸貧者爭為之判白，而知州某卒以受賄故，以嚴刑供認。既刑，賽花殮之，操短刀入僧寺，越樓窗而進，既誅僧，復仇，乃割髮為尼，自是終身不復研究柔術矣。

梅寶之以悌教人

梅寶之，江寧人。同治時，居崑山百坡塘，群呼為梅先生而不名。某年，鄰村有兄弟議析厝而相爭者，弟曰：「欲得其平，必請梅先生來。」兄諾。弟遂跨驢造梅門，梅曰：「此至易解，第須小住於此。」因使與子弟共寢處。見少長咸集，雍雍如也，已漸悟，復使偕其孫出游，鄰人詢得其故，皆曰：「兄弟不可析居，吾村人向無兄弟析居之事也。」弟大慚，返而告梅曰：「小人知過，無煩先生矣，今將歸。」會其兄亦來探其弟，遂對持而泣，梅更婉導之，兄乃攜弟而去，同居如初。

徐舍人事兄謹

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篤於友于，事其兄昆生封翁惟謹。舍人嘗司鐸姚江，以兄方罷幕家居，相隔數百里，僅歲時一歸，猶未盡聯牀情話之樂也，輒以書問往復，縷述朝章國故及家常細事鄉里瑣聞以相娛樂。時郵政未舉，函件必付信局，局取寄資必向受信人索之。嫂性慳甚，聞旬月所出信資鉅，戒聞者毋納信人。兄鬱鬱者旬日，久始知之，貽書告舍人，自是舍人寄書，輒令信人歸取信資，而魚書雁帛乃如故。

封翁夙有季常之懼，其游幕時，脩脯所入，歲恆數千金，悉為婦所有，斥之以施僧尼，封翁不得過問也。舍人居貧，則月奉銀幣果餌以為常，且不使嫂知也。

沈北山脫裘寄兄

沈北山太史鵬，常熟人。事兄謹。嘗肄業國手監南學，一日，相國翁同龢以事至，見其未裘而憫之，是日，天寒甚，翁命從者取皮裘贈之。翌日，又過於鄉人席次，則猶衣敝縕袍也，詢裘所在，則云已寄兄矣。

汪穰卿教弟

錢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幼從父宦粵，失怙而歸，振綺堂舊廬已非所有矣，乃賃屋以居。弟頌閣、社耆從之讀，實教學相長也。嘗於午夜，圍坐一方案，一燈如豆，穰卿中坐，頌閣、社耆則分坐於旁，各治所業，所不解者，穰卿為講解之，賞奇析疑，無倦容。三人者，皆應敷文、崇文、紫陽三書院月課，人作數卷，又皆月應誥經精舍之試，往往合作一卷，穰卿任經解，頌閣任詞賦，而社耆故善書法，為之謄寫，每徹夜不輟。比事畢，即挾卷往投於收卷之門斗家，出其門，天甫破曉也。曉風吹人，腹中覺飢，咸就道旁賣漿家啜一盃以為常，啜既，則三人者相與扶持，談笑而歸。光緒戊戌，移居上海，乃築屋於靜安寺路，三人同居，如在杭時，兄弟怡怡，固不改其樂也。頌閣，名貽年，能文。社耆，一字鷗客，名洛年，善書畫鑄石，皆有名於時。

潘書琳願代兄死

潘某，直隸人，宦於江蘇。子二，長書瑛，次書琳。琳篤於友愛，從兄返里，居濟南村店，沽酒對酌，適門外來一丐索錢，兄不與，琳竊與之。丐喃喃罵其兄，兄怒，時已醉，乃取几上椀遙擲之，觸丐額，血溢不上，撫之已絕。村人大譁，拘其兄，就質於官。琳隨兄往，堅承丐為己殺，兄大驚，謂汝何能殺人？琳笑曰：「兄自憐我耳，我殺丐，安忍累兄。」官亦弗能辨，然憐琳幼，思開脫之，遂監弟兄於獄，而函告潘某，使以金來賄丐者家屬，活兩兒。潘聞之大驚，急謀諸婦，婦不許，曰：「若何言？金自勞苦得之，兒死，當聽之耳。」潘不能強。官不得已出兄，乃坐琳誤殺，論絞，此光緒甲辰事也。

劉伯箴讓產與弟

宣城劉伯箴年二□而喪父，遺弟二，一五齡，一周啐。踰年，母又死，伯箴夫婦鞠以成立，授室誕子。而二弟皆荒嬉無度，群惡少曠其與兄析產，冀沾潤，二弟遂日與伯箴相抵牾，伯箴弗獲已，從之。田百畝，伯箴取三□，弟各與三□五畝，屋二區悉歸二弟，自僦居焉。未半載，二弟蕩其產，伯箴乃設筵延其舅氏及弟曰：「弟等不用良言，今若此，舅胡以教我？」舅曰：「若輩所為宜餓死，尚可言？」伯箴曰：「不然。兄弟手足也，手全而足廢，身何安？弟能改轍，曩事何足校？吾所受田三□畝，仍父產也，可各取□五畝以資生，第須努力，毋再耗耳。」

二弟得田稍稍悔，而群惡少涎焉，百計誘之，未幾，□五畝又屬他人矣。大愧，不敢面兄，伯箴聞之，泣曰：「家何不幸哉？」復招舅告之，舅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天下無不可為善之人，教之不服，以意感之，未有再三而不化者。數年來，殖產治廬已如父數，再量與之，何如？」舅未答，伯箴妻自內出，曰：「若爾，是蹈前轍也，非愛之，適屢形其過耳。吾家屋宇閒曠，盍群處而合業焉，則產莫能移，兩叔庶無苦。」伯箴大喜，卜日迎二弟合居焉。

至是，二弟感甚，叩頭至流血，自悔昔非人，誓不再耗，併力贊助。□餘年。益田數千畝，屋舍連互，浸成巨室。伯箴年六□，綜核財產三分之，二弟辭曰：「此兄物，衣食足矣，奚敢取。」伯箴曰：「毋爾也。昔由分而合，冀今日之成；今由合而分，杜後日之患。蓋諸弟非復似昔，自可守其財，吾子孫未必如我，或難繼吾志耳。」

陸某感牛而愛弟

浙人陸某性橫恣，時與弟相尤。某畜牝牛產犢，販之鄰，弟轉鬻之，繼又產一犢，某自飼焉。後弟之犢在牧場隨某所畜犢歸，宿某之牛圈中，弟力挽之不得出。翌日，某之犢亦隨弟所畜犢歸，宿弟之牛圈中，自是日同牧，夜同宿，若自知其為同母生者。陸於是涕泣語弟曰：「我過矣，我過矣。獸猶如此，可以人而不如獸乎？」自是遂和好。

胡氏女撫弟姪

安東胡氏女以醜聞，年二□，父母欲嫁之，女不可，曰：「世未必有好德如好色者，嫁而失所，徒供人凌藉耳，何如家居侍養父母之為得也？」自是，輒織衽刺繡，市甘旨奉父母。及年三□，長兄死，父母慟之，亦相繼沒。期年，嫂不能守，竟別嫁。女零丁孤苦，撫孤姪二，弱弟一，姪年不滿□歲，弟年可□一二歲。女晝繡而夜織，弟姪捧書圍坐，女雖不識字，然聽久，能以耳辯書聲，其書聲朗暢如流者，則知書已熟矣，乃令就寢以為常。

其鄰有黃貢生者，設帳授徒，弟姪皆從黃讀者也。黃、胡兩家僅隔一牆，中夜起，常聞機杼書聲，又時聞女訓其弟姪之言，心賢而哀之，乃不取束脩。女不可，曰：「師禮不可廢，今以□指勞力自給，雖貧，是淺淺者尚非不能供，弟姪幼，非可以無端受惠者。」黃力卻，終不聽，心益敬之。會黃妻病卒，女有舅氏，亦黃素識也，則從之求婚。舅以告女，女仍不可，舅具述黃意，且曰：「此知己也，不可負之。」女意稍轉，惟曰：「弟姪皆幼，必視其成婚，方可議及一身事。」舅以告，黃曰：「遲數年，何害？」黃有幼妹，請以配女之弟，舅徑為主持，各行聘焉。越四年，女弟已娶，女盡以家事授之，己乃嫁黃。

劉昭容教弟

劉昭容，一名□三且，漢口女伶也，唱花衫。其為人也，婉靜儉約，寡言笑。幼字於韓，而早失怙恃，遺兩弟，曰森，曰庚。時森年□四，庚年□一，而昭容□六，乃以針黹度日，使森、庚出就外傳。既而見女伶之為世所重而易得多金也，乃曰：「森、庚學費不貲，僅仰□指，非久遠計也。森、庚而果成立者，吾雖死，吾亦甘之，更何恥於伶？吾其現身舞臺以說法乎？」好事者憇惠之，於是遂隸樂部，京、津、滬、漢，所至享盛名，而月入多不妄費。自是而森、庚益得肆力於學，入大同學校，更勗之曰：「而姊以色身示人，不得已也。若勉之，若不自立，而姊終身不嫁矣。」